萊州府志



DS
793
S42L246
199
v.6

LIBRARY
SEP 2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三

藝文

文章變態士衜之論詳矣而其要之一歸於雅馴萊故人文淵藪作者代興而四方學士大夫遊涖於斯者篇什流傳亦復不少舊志所編蒐羅幾備矣顧蕪菸收博採荆玉與燕石雜陳覽者不無遺憾余故畧爲甄別擇其尤雅者著於篇庶足壯山川之景色備一方之典故矣乎

王言

漢宣帝賜膠東相王成詔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

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戶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
內侯秩中二千石

晉武帝追褒王基詔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
無私積可謂身殁行顯足用厲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晉武帝以侯史光爲御史中丞詔

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
御史中丞雖屈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

宋神宗賜吳奎詔

天子雖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祗廸于乃事俾曰左右之臣以朝

文考乂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
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讓亦莫安厥位
終勅之曰俞汝往哉爾弗迷闕於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
慎爾止毋倚乃身罔弗孚于休

明太祖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
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安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
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累名美號
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
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

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明太祖改定諸神位號告東海神文

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深淺之處莫測古昔人君名之曰海

典而祝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近代皆加以封號予
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起自布衣奉上天后土之命百神之助
削平暴亂以有中國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法以治
民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
再三畏不敢效竊觀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
歲月幾何凡施爲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
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海名其名依時祭祀
神其鑒知

朝

太皇帝加封東海神位號遣官祭告文

維神派衍狀桑膏流析木元精潤物宏納百川朕撫馭寰[illegible]
稽典禮將祈福以庇民宜加封而致祭爰命所司崇[illegible]
東海纘仁龍王之神所冀波瀾永息蒸黎獲利濟之[illegible]
時稼穡享屢豐之慶神其昭鑒來饗苾芬

表

薦禰衡表　　漢 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

賈誼求試屬國組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若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
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
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
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
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
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
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
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
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
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
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
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
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
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
增賦稅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旰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
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
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

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諫修宮室疏

[illegible]

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

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
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
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
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御之則無以應敵久
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
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論災異疏　　宋　吳　奎

臣奎伏見今冬以令反煖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

沴饑饉洊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
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紛衆
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
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
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
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
或始是而終非或横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
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
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以
示天下

論和議疏　辛次膺

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編管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實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媕娿趨和謬以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讐釋怨盡隳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

議開新河疏　明　劉應節

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國初猶

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事有因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舍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剛砂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抵搶頭河張奴河至亭口閘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閘歷閘家崖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圈以北則愁道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創者十五挑濬者十三量濬者十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十一

北深數丈者十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一一皆石似的然可開無復可疑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後可免剝淺之費撥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害內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鍾而致一石海運腳費既省則兌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邱濬所載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使河復迅速彼或有需此尚可來是兩利而俱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卒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

制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數萬
石以濟遼薊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
之以萬夫之力與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審
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也切惟膠河之設事理甚明
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奸
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
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
應會議者會同漕河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膺功可
奏若治河無效願請並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
遣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

即墨一營亦爲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遞前班軍約及一
千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而論日兊其操練專事功作仍
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二三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競勸
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身膺水土
之寄目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覆查勘至再至三倘膠
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冒昧上請伏乞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
議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
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陳情疏　　周如砥

爲懇乞聖明推廣德意即恩命以錄幽節准給假以伸私報事

臣聞之盛世無不見褒之節行者風厲之典重也聖朝無不獲自盡之臣子者禮悉之意殷也伏念臣往者暨臣兄臣弟妹俱以孩提嬰幼之年遭骨肉伶丁之會維嘉靖戊午年七月六日臣父賦卽世其葬以其歲之九月廿日是時臣母於年二十有九涕泣治喪日不半餔者業兩月餘矣及期至兆所視窆父柩臣既窆而臣母忽自觸於壙頓臣伯母孫率諸娣姒之在送者扶掖而出蓬跣以歸而臣母自是食不下咽踰旬竟卒則十月之一日臣家遠村世農業臣母又農家女其殉不自知其節也家之人槩未有知其爲節者臣於時九歲頗聞臣外祖母與人語若歸咎臣伯母者謂雖出臣母於壙而臣母所服喪冠及履皆

不能收盡掩諸土曰冠履既已入槖矣人得生乎聞者莫以是實不祥臣歷歷憶其語而不解兒稍有知識聞從臣外祖母問臣母何病而殁曰初無病但以思念汝父痛不能食餓以為日久當自解而遂不起耳歸詢之臣伯母亦云悲夫臣乃知臣母之死節也而因想見其伏枕之時憂愁幽思之狀憔悴槁之容其為必死甚著而諸孤不悟猶然從臣外祖母言餙為平居嬉戲態以悅母意馴至母死矣而猶不知其所以死也通天之罪尚忍言乎又復不早詢白使臣母之節抑鬱湮沒幾與草木同朽腐雖時追恨之餘慘痛之極剖心碎首以明母志乃議者難以嘉靖四年部覆事例事涉久遠無得舉奏可畏母之心

皇天后土實所鑒臨鬼神實所洞察而直若此罔罔臣必不死其能一日忘哉徒以勢不能自遂誠不足自見抱悲蘊痛以至今日今者臣遭際聖明濫竽侍從叨滿三年幸准復職褒贈盛典似可覬覦臣因是感泣臣母卽不幸而不獲被表揚之典猶幸而獲荷寵贈之章主恩渥矣可以無憾顧贈云者汎嘉庭訓表揚云者專美母節今以臣之故而贈及臣母則臣榮以臣之故而遂掩臣母之節則臣懼若於恩命之外復爲更端之請則臣又不敢臣竊觀洪永以來所賜諸臣誥勅惟其人之素行不預上聞則已矣聞則一善一長莫不賤識卽如義惠夫人婁氏贈誥蓋我高皇帝之宸章睿藻炳若日星者本褒其獻紬之一

書面並及其內助之壙淵大哉皇言豈苟一例臣母誠不敢以
此爲況而皇言既有此體矣倘可推此體裁繆逮臣母即褒贈
爲表揚于是使幽貞鬱烈照揭白日片言隻字輝耀黃壤也雖
然臣所以由煢煢以有今日用得上沐主恩下白母節者則臣
伯母孫之力也臣毎憶臣母方亟絶時展轉臥榻再頓首於臣
伯母而以臣兄弟爲囑曰二三孺子辱在嫂氏非敢望嫂氏守
之惟是旦晩盂餐之餘潤及涓滴俾得比猫犬齒厮役是嫂氏
之德也又顧臣兄弟曰兒輩日者幸而似人而不畢力樵蘇敬
共劬牧以報而伯父母得我死不瞑目臣毎追誦斯言未嘗不
流淚被面也乃然自循省臣伯母之所以撫臣有過於子無不

及爲至臣之事臣伯母殊未酬其萬一臣故資家薦以內無他
婢媪一切縫紉澣濯舂杵炊爨咸臣伯母爲任而臣兄弟襁褓
待哺者匍匐須顧復者齠齔而就塾而需束修之資膏油之費
者又遝雜於前而臣伯母方時爲臣輩補綴沐面者衣履時寢
臥又遠遊則爲之聚糧何日不見則爲之夢盜疾痛則爲之慰
撫美滋味以勸無犯其所忌而其大者葬臣父母畢臣暨臣
弟婚嫁臣妹爲臣兄弟延師自始徂竟訖無一毫厭心訖不遺
一毫餘力盡雖臣伯父今贈文林郎艮圭持其問要之臣伯母
之內贊爲多故臣伯母之於臣雖伯母母也昊天罔極安所言
報而臣之於報又復全未始無論曩者晝飧飢貧乏以藉乎

臣兄弟以己卯舉於鄉而臣伯母之子如綸今以工部主事憂陛者特已先舉矣故臣爲養不能加之豐迨臣選貢中秘書而臣伯母又以子綸聯滿徼沭恩封故臣有爵不能加之貴反覆數年僅有奉使榮藩過里一壽而臣伯母輒勉臣及時事主趣之就道今曾幾何時而臣伯母歿矣悲夫前此之日暮途遠臣亦知之矣區區寸草之私妄有冀倖以爲有待而今何何待矣臣家人來者言臣伯母歿自謂無他惟下見臣母可以無愧而遺言囑臣不必歸葬仍以及時事主爲說噫臣獨何心能不歸哉生不加養矣死不及訣矣葬又忍不赴乎以生乎之不孝非一葬之所能掩至明也以不孝之積罪非一葬之所能贖至明

也而並此一葬而無之臣得爲人乎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
母而臣不能葬其身臣伯母全臣之一家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
臣伯母撫臣三十餘年而臣不能哭之以一日臣伯母焦勞拮
据保臣於貧窮之時而臣顧慮繫戀忘臣伯母於仕進之頃臣
得爲有人心者乎且臣兄臣弟妹藉第令有一人在者臣可無
歸而臣妹甫嫁焉而死臣弟甫娶焉而死臣兄甫納冠帶焉而
今又死一家之中凶慼相仍孤寡滿目悠悠蒼天禍臣已酷臣
淚不罷揮心不給痛而不暇問也獨悲臣伯母爲臣兄弟劬勞
一世其間瘁而欲死者不知凡幾而不得一人爲之葬雖有親
子何嘗於臣臣誰諉哉所以故事之不問條例之不循而冒焉

奉天門而哀控者也且又葬伯母無給假之例爲遽入命之嘗

聞言臣世閩有伯母卯氏之伯母乎洪武時橫海衛千戶張提

臣以幼孤撫於其叔父仲良而仲良卒也提爲乞免就養以報

其撫育之恩高皇帝許之高皇帝所謂體羣臣者也通其意於情分之

間而恤其私於常格之外故雖莫重於軍一旦聽之去焉而無

難向使當其時提之所請止於一假臣知高皇帝之命之不俟

其詞之畢也良之撫提視臣伯母未知何如而我皇上孝治天

下之心遠符太祖豈其不通其意不恤其私而必例之拘耶夫

國家無例而朝廷有德意例滯而德意活也此臣之所以請也

嗚呼矢節者非以爲名也然而使之滅其名則人之之心施□

孤者非以為報也然而遂至忘其報則人子之心亦死矣微獨
人子之心死其在國家亦甚非所以厲節行而維澆俗也伏乞
皇上憐臣之情出迫切察臣母臣伯母之事關風教矜閔矣伏
曲賜臣私卹贈爲旌獨丹心於枯骨被格于假終烏鳥於樊中
臣無任哀懇待命之至

請乞刻期進援以保萊城疏　徐從治

為撫字不宜再誤援萊洵非緩圖伏乞聖明速賜乾斷刻期進
兵以保封疆事照得萊府被圍距今五十日賊在正東正西東
北西北四處晝夜掏洞每洞可容五六十人掘空東北角已經
塌事雖童稚亦可平步而上臣同防臣謝璉鎮臣楊御蕃參將

彭有謨監視內監中軍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同知寇化通

判任棟知縣洪恩炤等屢屢設法用火燒其洞中連人煨燼奈

薪盡火滅賊復進入閧不畏死西門高結二臺竟與城埒東北

對塌角魏捕一臺高出城表日置紅彝大砲鐵子每個重十觔

俯瞰城垜遍擊百發百中一砲輒傷一垜若入內則磚墻抱樹

必透四五層延至前月二十九日東北角洞內可容旋馬勢甚

岌岌臣等商議決無坐以待斃之理只得冒險發兵二股一出

南門一出北門南以誘敵北以平洞出北門者五百人賊備甚

嚴鎗砲如雨被重傷者十之三輕傷者十之五而賊之受傷者

亦相當幸隧道燒塌差可少延不踰日而賊復傍穴三四處又

穴西北水溝處臣等竊以爲援兵旦晚且至可解此危詎意至本月初五黎明僅有真保營遊擊張汝行津營叅將李景加銜都司折雲登州道臣宋之儁遣臣標下加銜遊擊李楠統領馬騎共三百五十七員名至亦少壯聲勢但騎卒難以守城出擊尚存見少相傳川兵已到青州馬兵相距不遠四五日内必從昌邑齊進乃時已換夏兵尚杳然果棄萊州耶抑爲撫之一字所誤耶最可笑者三月初七日贊畫張國臣以書致臣與防臣謝璉内抄傳旨意一道并兵部諭帖一道乃知兵部已據國臣塘報達聖聰矣夫國臣桑梓情深不得不爾然何其敢於欺皇上而陷封疆也當其差一金一鯨持諭帖撥孔賊何嘗有此[illegible]

攻之事使果止兵不攻或背退一步或暫息一刻楊洞臣等亦

故而不樂撫將貪勦之功耶抑忌張國臣之撫成耶惟是國臣

以撫為賊解嘲而賊實借撫為緩兵怠攻之計乃金一鯨受賊

厚賄歸而布散流言對援兵則誑稱賊有幾萬汝輩安可輕進

對各官則誑言賊用紅夷砲環擊城將陷矣賴我到宣諭旨意

即止攻而國臣遂信其言以發塘報不知金一鯨三造賊營每

到一次則攻城轉急一次故臣箚國臣云自諭帖頒布之後攻

城轉急乃國臣又答臣云賊稱我殺人下城致彼之攻果爾則

必使賊任意攻打而我不以一矢加遺將棄城拱手以授叛賊

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耆當孔賊之

過青州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乃孫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爾兵必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我撫局余大成遂止兵弗追及至登城乃以張燾所領遼兵出敵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矣又聽三十餘賊詐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立作刀頭之鬼慘動天地今萊城被圍賊視臣等猶孫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敗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天子詔使遂止兵攻掠也將誰欺欺天乎聞賊兵空谷至萊有水兵千總毛遂吉等暗約鄰兵爲恢復計孫元化搖手止之曰吾當入京議撫無事此也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張國臣爲賊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賢於十萬而援兵屏跡不來職此故矣臣一死

當為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而謾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致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賊自困梁以來攻城掏洞被傷千餘五次出擊殺賊數百我雖受困彼亦失利乘機進勦勢如破竹而無奈畜縮不前臣不知其解矣三月以後賊周遭掘壕列寨使水泄不漏致阻塘報不得已於初九夜遣馬騎十一人突圍而發塘報距今半月如石投水並無隻字發兵音耗事急矣於本月十七夜遣人縋城而燒東北之洞十八夜又縋人添薪再燒二夜擊死救洞之賊百餘賊始不敢近視二十日黎明用懸石捶塌西北之洞二十一日乘風飛射火箭賊所築三臺頃刻成灰擊死救火之賊二百餘臣等之所以禦之

者可謂殫心竭力無所不至矣但圍城日久升米千錢束柴百
文且油鹽蔬菜俱已食盡火藥鉛子日夜擊打所餘幾何若援
兵旦暮不至雖鐵城石人斷不可保臣憶大凌河被圍猶蹷聖
慮屢勅援凌豈以今日聲名文物重地反抄積荒城之不若而
視爲可有可無耶臣謹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
璉合詞具題伏乞聖明詰問援師何故逗遛萊城因何不救急
勅主客官兵星馳前進立掃叛逆以救萊圍俾臣等便可驅馳
展布共圖恢復登城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請兵救萊第三疏　劉重慶

奏爲孤城不絶如綫苦守百日堪憐謹據撫臣與郡守手書並

萊城鄉紳公札泣血上告以拯闔郡垂亡之命以釋皇上東顧之憂事竊惟萊州一城如斗被叛兵重寨亟濠困之千計萬計攻之臣等計刻而算度日如歲不覺在火坑中百日有奇矣雖合疏特疏未嘗不痛哭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殊描寫不盡也今四月念八日有謝璉塘報五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闔郡鄉紳賈毓祥等公書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日之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直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責臣等以坐視不救宜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直無地可容感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直慚愧欲死夫一城之命將盡已乃一逃再逃之王

洪猶然無恙也豈逃虜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命轉輕于孤注之鄧玘可策也乃專命援剿之督師但聞先退至濰今復入青不知其作何籌畧也豈萊城一塊土直視爲可有可無如圍城諸臣之言者乎陳洪範慷慨而行是矣牟文綬等何以自前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門也豈拯溺救焚之師尚如是逍遥自在乎樞臣請兵之始皇上卽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昌邑而無奈若等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泣盡血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細思今日病根其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者無言已其將之懦弱兵之驕悍只起於賞罰不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不振人心不固也司馬

若有先罰而後賞者則慣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自上下
也大將苟免誰復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斷不爽既往焉
警將來乎司馬法有先賞而後罰者則已故之撫臣徐從治當
優也從治為皇上死守封疆竟以身殉此段忠烈真足千古進
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不吝死者生何以勸乎撫臣謝璉與從
治同心死守今獨力支撐矣數米而炊破屋而爨智盡力竭之
時尚能董戰殺賊其氣百倍此不可特為慰藉以勸勞臣乎朱
萬年千分拮据千分劬瘁守土之官守死不易此亦一奇男子
也若楊御蕃親冒矢石百歷風霜彭有謨躬擐甲冑獨當一面
雖古名將不多讓也今鼎只三百餘人耳重圍直透目無全賊

有足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爲褒賞誰復爲朝廷出死力衛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著斷斷非馬兵不可撫臣謝璉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賊衆相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皆所允京營之羸馬瘠馬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臣等又思日前北邊幸稍無虞關將有舊遼兵丁若得靳國臣於中抽調三千即以國臣馭之便足當羸兵數萬聞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衝鋒陷陣動與陳洪範鄧玘年文綬等同心共力剿捌滅此討日班師庶裨防伺可不慎一舉兩得矣皇上自爲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不俟臣言之畢也臣等以聞斯言刻庀苛謹取其大畧冒死上聞

請兵救萊第四疏　　劉重慶

奏爲萊圍一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間以申嚴賞罰立拯垂亡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有孤城不絶如綫一疏奉
聖旨徐從治王洪已各有旨了謝璉等堅守危城殊俟事平覈議牟文綬何故遲到着行查明本内有請兵丁是否可行着確酌來說併傳飭劉宇烈亟遵屢旨速圖援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首涕淚如雨固知聖上之加意此如綫之土不肯輕棄也夫萊州以彈丸一城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遶反套語然極吃緊極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即青再西即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焉萊之所以能固守四月不破者

以合撫鎮守令士紳同心而爲一人共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城守之人可能有一二分如萊否人已半空志則全懈特觀變而走耳若萊一不救賊勢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外解一阻則軍餉匱乏天下事真有不可言者臣實至愚言之心碎皇上天聰夫明未有不於此際長慮却顧赫然動念者也臣前疏有言近日病根只是賞罰不明四個字然求其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一字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耳臣請皇上自爲社稷計心腹封疆一寸難輕棄咽喉要地一着難再錯臣叨皇上豢養已二十七年矣年過半百位及卿貳心膽尚能區畫筋力尚堪驅策若不能一出死力救萊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

辜君父下負妻孥生無鬚眉對衾影死無面目見先人皇上亦安用此臣爲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鐫削臣銜仍使爲數年前贊畫御史立賜尚方一口令手捧至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爲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前事宜或推惑軍心或洩漏軍機或擄掠小民或凌轢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却一步者副將以下即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決若局面不破心腸不换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若軍聲仍不振軍威仍不肅萊圍不即解叛賊不即退者臣請即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臣拔臣盡心參

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預爲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
而政殫力料理臣破萬死以申三尺救億萬以報聖恩轉危爲
安因禍成福只皇上一動念間耳

請斬劉宇烈疏　　王萬象

奏爲奸督之斁誤既深危疆之收拾已晚懇祈聖明赫怒立斬
罪臣急定萬全事遼賊無端反叛殺官戕民罪惡滔天自揣不
赦奈何謀國者樽俎之折衝之謀樞密多庸碌之輩戡亂無策
苟且目前督撫之事竟使劉宇烈當之宇烈一入齊境而東事
無貲作用塘報無真消息賊本操戈也而僞言乞哀將本通賊
也而不行糾劾全副精神不用之中用天討而用之仰承樞意

反爲賊上疏請撫約期解圍綰領數萬甲兵逍遙河上綸綍之
言遊戲年前三春已逝推至長夏長夏已逝推至中秋始也籠
絡賊子爾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直而欺君誤國遣李九成一
書札借爲兵符遣屈宜揚數入城暗作奸細使賊窺破虛實益
肆狡詐持假旨將萊城賺開誘擒巡撫謝璉殺死知府朱萬年
即此一事劉宇烈即碎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臣度我
皇上必不愛一宇烈而殘破封疆即乞天威乾斷立斬奸督誅
一誤國之奸臣則衆臣皆懼戮一貴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即
張國臣屈宜揚鄧玘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城雖小
三齊之命脉係之倘有踈失則青東濟兗必爲萊城之續矣豈

可漠然視之爲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寧兵旣已調進尤當遴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又不必廷推遠求也即新撫臣朱大典假以便宜新按臣謝三賓加以監紀自足鼓勵軍心則東事可指日而定矣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行部臣停留時日倘以臣言爲不急之務仍使劉宇烈任之臣必與劉重慶高鏘宋可久相繼抑鬱而死矣

諫逃東疏　國朝　李祻

題爲王治必順民情大法貴由主斷謹冒死陳言仰祈　睿鑒事竊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又曰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故古聖帝明王權可生殺惟命必不肯違衆獨行拂民情而招

天怒我　皇上視民如傷凡冀安黎庶無時不切於懷　詔于
廷而災沴頻仍閭閻疾苦者則以俯順民情之道未盡講也臣
伏讀　上諭曰天下不平富貴能民保乎此古帝王畏巖驗所
之心祈天永命之計也臣敢就職事最大害民最深者爲　皇
上陳之蓋莫如逃人一事爲甚矣　皇上爲中國主天下之人
皆一家之人必分立一名目曰東人已岐而二之矣謂此滿洲
役使軍伍披甲猶兵與民之不得不分別也州縣追攝猶清勾
逃兵之不得不嚴覈也是以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
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是　皇上爲天之
子而獨東人得爲　皇上之人也可爲痛心者一也立法而孔

之者衆當思其何利於隱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東人爲奇貨縱令禁詐則殷實破家禍起奴婢則名分蕩盡使愚者誤陷而難解智者欲避而不能也可爲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卽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卽耗　朝廷一家之供賦殺一人卽傷　朝廷一人之培養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用東人一法戕之乎可爲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思意維繫其心而但欲以法窮其所往法愈峻則逃愈多學醫猶曰人費立法乃以人試乎可爲痛心者四也自捕捉起解以及提恐貲費道路驛騷雞犬不寧無論其中牽[illegible]

實繁而蔓蔭不已市鎮爲墟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詎復得爲
皇上赤子乎可爲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爲然也匪是而饑
民流離以挨查東人之故地方官閉關不納地方人扃户恐累
嗟此窮民 朝廷日蠲租煮賑衣而食之柰何以酷法苛令廹
而斃之乎可爲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原野老稚僵仆於溝
渠其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驅逐而無所投止勢必挺
而走險不嘯聚爲盗不止方今未靖寇警且多方招撫何爲本
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爲痛心者七也 皇上明見萬里曰
倘如前巳正法小羽子奸惡之徒圖財同謀以害無辜亦不可
測故 温綸一議再議無非欲於死中求生使天下不至重足

而立乃十一月十六日之詔已特開一面其後以督捕請　旨
又不論事犯赦前縣以到督捕之日爲止使捧　詔而出者開
讀之日仰不赦之時　皇仁不幾虛沛耶總之法歸畸重論非
持平以致　皇上美意不能行於天下煌煌　詔款不能信於
四海小民愁慘之氣上干天和水旱地震未必不由於此語曰
天出災异以儆戒人主蓋謂此也伏祈　皇上思民心爲國本
所在尙德實天意攸存特開湯網務從寬大則天下出水火而
登袵席以和召和而天心不回太平不致者未之有也臣忝列
言責竊有管窺有兩議焉與其嚴逃人之法何如嚴於未逃之
先逃人不能逃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

逃者抑法之輕安可禁耶請 勅令後逃人不論初犯以至三犯即行處死我 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定當做竊盜刺字之例初逃則於面臂刺初逃二字再逃刺再逃二字則逃者不敢逃雖逃而人不敢留矣此一議也逃人必解督捕法也然天下之大各設督撫悉朞人也封疆大事 皇上倘分而委之豈逃人之獄獨不宜督撫審定乎臣請 勅京畿逃人事發則解督捕各省逃人事發覺歸各督撫審結應釋放者釋放應連坐者連坐應正法流徙者始解督捕奏明施行倘係奸人誣捏應反坐者即以死徒諸罪反坐論治徑行題報以儆刁風庶良善帖席而 皇圖鞏固也此二議也蓋天下第一大事無過此者

臣敢冒萬死爲 皇上痛切言之刀鋸鼎鑊不敢辭也

流民疏　法若貞

奏爲流民苦狀堪憐 天恩貴在實被謹陳一得仰佐 皇仁事臣起復來京以老母多病疏請終養身當靜待 皇恩不宜復言他事但臣捧讀 新詔引咎赦過無非以民生失所爲憂臣係言官目覩流民苦狀不忍不陳臣自山東萊州至京師所過地方千有餘里鳩形鵠面絡繹不絕或扶老攜幼而茫無歸依或典妻鬻子而苦無售主晝而乞食道傍哀鳴之聲震地夜而露宿廟側怨咨之氣沖天仳傂滿道盡皆 朝廷赤子骸骨填溝何非盛世良民古稱凶荒者曰民有饑色今民不止有饑

已矣又曰野有餓殍今野實多餓殍矣臣至雄縣地方親見屍骸暴露氷上鴉鵲爭餐已捐路費令本處縣官覓人掩埋又至良鄉城東復見屍骸分裂道側鷹犬已食其半不能復爲收掩目擊心傷言之悽慘所見如此未見者猶不知其幾許　皇上聞此當必有惻惻大動於中者然安插流民之　旨久頒督撫招徠之示甚切而流民不得早沾實惠者何故皆因州縣官束於逃人一事功名念重惻隱心輕不肯實實奉行遂致澤不下究使直隸山東兩處數十萬煢煢無靠之人不盡展轉溝壑而未已臣愚以爲將現在逃人姓名年貌逃走日期查照報部檔子開造清冊發之督撫督撫轉行各府州縣令各存案倘後有

續逃者亦如前續行存案遇有流民報單到時即取逃人冊籍磨對其姓名年貌與冊載相合者即係逃人立時起解又恐逃人假揑姓名混入流民莫辨仍令流民互相保結如有來路不明彼此不相識者即寄養別所行文查其姓名來歷以定起解容留如此各州縣俱有的案可稽則無誤留逃人之慮各莊村特有州縣可憑則無誤犯隱匿之恐官民畏罪之念既寬則流民隨處可依 皇恩早得實被矣

特糾大臣疏 郭琇

題為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 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

世未嘗不有共驩兜堯舜始爲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唐虞之世稱爲極盛哉 皇上聖德純粹聖鑒淵深與放勲重華與世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私竊歎謂以爲千古難遇遭者幾務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日滋肆 皇上灼知情偽於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斷中外僉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爲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 堯舜之心輒效鷹鸇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迹臚列直陳於左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

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陳紫芝之參
劾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
處乃眾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一明
珠凡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
向彼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
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
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
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連結黨羽滿洲則
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佘國
柱等為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主

[illegible]而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徇知戴德私門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

及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沭 聖眷舉出必當上
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
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於是始一力阻
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於如此 天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
抗拒 明詔并無恃而然也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
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
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
用柔言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
發其奸狀當佛倫爲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 旨御史
吳震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

指怒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illegible]
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illegible]
鼓舞臣僚責其實心報效臣受非常　殊眷若含豺狼而問狐
狸即爲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黨羽實繁睚眦必報
特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乾斷立加嚴譴簡用賢能
俾贊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欣暢感戴　聖明無盡矣

諫昌邑王書

漢　王吉

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甘棠下而聽斷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述而樂逸遊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

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
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
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
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
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
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

所知而復有二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郗原書　孔融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碁奕爭梟奈何

戒子書　鄭元

夫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

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人之羞予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借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曰西方慕其可圖乎家累益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忽不識亦已焉哉

與李兵侍論徭役書

明　毛紀

近見貴部覆鄒城戴丞所奏均差役一事蓋因濟東兗有養馬之累而青登萊不與焉欲增徭役之銀殊不知東府無養馬之例百十年來累經建議查勘明白不爲無故其別項差派因而加於東府者甚多蓋因瀕海多山地鹻民貧亦無牧馬草場且

不通舟車人鮮生理與西府大有不侔往年楊太僕廷儀巽待

御錯亦會建議兵部查覆停止今此覆奏俱未之及所以昨日

有旨再議貴部可將先次勘明事由上覆庶免貽患也然此非

有私於東土也正乃均平公恕之心也

與夏德樹論河夫書　　毛紀

僕憶昔時榜下曾接道範而晤語或未之及是後蹤跡疏濶不相聞者殆四十年於今然中懷耿耿如一日也茲承教翰併示大作二冊宛如面對讀近時關建議者欲以修河夫役分派東方僕土人也頗知其詳敢爲執事告之修河之設夫久矣止於近河而不及於近海者前人皆有所見耳蓋東方瀕海土多沙鹵

車竈牛於民戶起運糧重已無不科之目而僻在一隅不通商車民鮮生理與西府風土大有不同如沿海二十四衛所遞年修城之夫不知幾千萬此又西府之所無者亦可分之於西乎往年嘗以養馬之事欲均之於東方果經奏議竟不行者以此凡地方事務行之年久者並前人皆有定議若徇一人之見少有紛更恐此未必受利而彼先受其害矣況河道之利他處不可得沾而河道之害顧欲遺之他處可乎此殆不通之論也昨者執事發下各府查議意已有在僕林下人不敢與聞但本土休戚所關不忍默默而已今郭守所議亦不出此守有才幹者似非偏於一方之意也惟高明體察而酌量之斯爲一視之仁也

僣言惶竦

上王制府論昌邑鹽政書　嚴有禧

前者憲節東巡職不揆檮昧輒舉地方利弊面陳數條並蒙採納仰見大人體國愛民不遺葑菲德至渥也茲有昌邑鹽務一事繫民生休戚所關非急爲變通其害滋大敢爲大人縷晰陳之萊屬昌邑縣利漁楡英等灘所產鹽觔向有商名達部而實係竈煎民食包納課程至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山東鹽政復行召商辦課價值頓高怨騰民口隨經前制憲察知其弊合安邱蓬萊等十六州縣題准革商攤課自此昌民仍得散賣課攤地畝徵輸票送西由場截角相安已久近緣濰壽等處商人以

壯私爲名具呈運使幷有官臺場大使附和其說混請築包於
是詳准鹽院將昌邑領票半赴西由場黃埠灘零配半歸利楡
一灘築包令官臺場員役月逢二七日赴灘稱掣幷諭各商多
募巡丁於昌境各路安設汛堡印給鳥鎗代巡散鹽以灘課之
民買本境之鹽必令預先奔走數十里赴縣領票又候場員掣
期備帶繩索赴灘築包飢苦道路遠涉之勞又多時日守候之
累且驢馱不能入擡費力以致民販一時失業市中鹽少價騰
兩灘鹽壅蘢困遂有私賣盜扒之事而巡役紛紛獲報散鹽甘
至疊傷人命如陳暖被擒受傷張有全被火鎗身死溫芳德被
火鎗傷至八十餘處命懸旦夕又有朱名曹受平等皆被擒拿

送究邑令呈報絡繹縱横地方不寧獄訟繁起民情咸謂隣商有謀併昌鹽之意故欲築包以絶其生路怨毒日深歎息愁苦之聲盈於道路有禱身為民牧安忍坐視其倒懸而不為之所乎今就現在情形而論築包勢必設商而便民務須散賣查利榆兩灘產鹽最廣更加以黃埠一灘計其所出足供三四州縣而有餘若設商配運以三灘無盡之鹽勒供一邑有定之戸口則鹽勒必致委積灘竈之民豈能責其捐棄工本凜守官法其勢必暗越隣封私販仍難歛迹如謂昌邑界連濰縣恐其浸灌即議設商獨不思昌邑復與掖縣連界而掖縣亦有灘鹽若昌邑設商之後嚴與稽查不使透漏則鹽歸商運價値必昂掖縣

灘鹽又將浸灌將并掖縣而為之設商乎抑亦聽之而不復更議也若并為設商則掖縣迤東半屬産鹽之地將不勝其增設若置而不議則同為辦課之商又未便厚於濰縣而薄於昌邑恐鹽政紛更將從此始而民間弊累無有窮期矣且前次設商猶係窮民散賣商人不過坐地抽錢尚且膠擾不安終歸題革今若築包設商勢必盡歸商賣卽無擡價病民之事而闔境肩挑餬口之貧民一旦扼其吭而奪其食鄉愚貪利如鶩非僅鋌而走險日陷網羅且恐衆怨所積致生大釁況築包設商並未增引添課總不過為隣商杜私起見設使昌民陽奉陰違於離灘之後仍復割包散運或整包偷越在灘巡役查拿莫及日久

弊生甚至奸商影射借官行私均未可知是築包設役不能絕外販之私徒滋民竈之累毫無益於隣商益有害於鹽法商之斷不可設固照然甚明也然若但照散賣之原疏不設一稽查越販之法則亦不可愚意請將由昌至濰至壽之交界路口查明若干處所先行造冊立案然後將在昌守垣之巡役分派各路口五里以內常川巡守遇有未經築包之散鹽過界即行拿送照私販律治罪倘路口多而巡役少令商人再行招募并飭兩縣一體撥差健役會巡其利榆二灘鹽觔照黃埠灘散賣之例槩免築包巡役盡行撤回二灘之竈地丁課請改歸西由場徵解將西由場大使移駐從前裁併之海滄場舊地就近稽查

越販另照部票原號設立聯票給與民販赴灘陸續買鹽場員遴派丁役在買鹽之處票內塡明數目俟買足定額即收票送場仍將部票對號截角以昭畫一復清查民販取具本人及約地鄰佑甘結印給腰牌以杜奸徒影射再遴點竈長輪查灘垣使竈戶不能濟私本境要隘分派民壯巡緝鄰封交界各責文武查拏官司失察悉照定例處分兵役賄縱各干從重究擬如此則私鹽絕而鄰商無越販之憂規制定而鹽政無紛更之擾徵輸既便國課益豐餬口有資窮黎樂業誠商民兩便之圖長治久安之策也恭逢大人曠代偉人中天一柱民依在念從善如流年來豫東二省興利除弊之善政已莫可殫述若不於此

時亟請挽回歸於盡善則民累伊何所底乎用敢不避怨嫌爲
民請命伏惟大人緊設商之無益民生之坐困亟下轉移之令
永貽樂利之休則德洋恩普直與海岱同其不朽矣

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縱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廣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没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

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記

修劉將軍廟記　　唐 許棠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蓺政萊人思之既歿諸劉將西扶葬於洛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邇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邇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敬捧封土趨將樹本既墳於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許公肱去太守姚公琯來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群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湫畫像凋

牆既遠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覇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實愆於茲大中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記

蓋公堂記　宋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
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
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
以一飲而效隨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
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
蕭何曹參親見其斵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
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
參爲齊相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數
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參使人請

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
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治齊者治天下天下
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為邦人也求其墳與子孫不可
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寢於黃
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
繩然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
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
見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
於九仙北屬之勞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
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於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illegible]古堂記

劉杲卿

北海爲郡尚矣自漢迄於五季縉紳先生世不乏賢天下之士聞其風而悅之讀其書撫其實資之以立身揚名推之以致君澤民斟酌飽滿皆是所欲況鄉里之所以向慕者稱之所論道情親而意密人心之所自私者耶惜乎去古既邈欲親炙其人而不可得惟太守安陽韓公通守汝陽[illegible]公博學好古氣識宏遠嘉北海之多賢慕斯人之道義於是披閱載籍擇其尤者學術如逄紛庸譚郎宗鄭康成[illegible]徐房徐幹孝友如淳于恭王裒王閎呂元簡節義如禽慶王修杜松貫正直如牟融周澤王儀是儀韓熙載操尚如公沙穆邴原王昕隱德如逄萌管寧

知人如鄭顥高構高義如孫[illegible]孔戡事如歷撫振贊元濟皆足以振揚英聲扶持風教接引邦人於是寘其像而繪之名其堂曰論古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鄉為未足則及一國一國未足則及天下天下猶未足則又尚論古之人堂之所繪者不出乎一鄉一國景行其賢者其堂巖然而望之其嚴如秋霜烈日其高如泰山北斗可以興好義之心可以消鄙吝之情如芝蘭之薰染與俱化而罔覺於此見二公之意所以待北海者為不薄矣愚請即古之循吏有以惠愛垂元稱者不過出入阡陌勸課農桑有以獎勵風化稱者不過斥大學校延見諸生未有參訂圖史馳騁上下千餘載索先賢而繪像二十一

體之儀刑如我公者風義凜然度越古之循吏遠甚此邦之人從公之化莫不交令其子兄誠其弟在朝廷則立臣節在家室則竭子職居鄉黨則以仁交友則以信毋俾先賢專美於前無俾二公有慚於後戒之戒之無忽於斯異時才傑間出炳燿青史猶今之視昔無乏才之嘆盖有推論於始者云某不聊郡人也獲觀盛事豈可嘗無揄揚之辭顧惟才力卑弱不能長於文茲以爲愧

西由場文廟記

元 傅夢弼

萊爲州古也禹貢萊夷作牧青州舊域春秋萊子國居齊左故曰東萊嘗考吾相齊告夷淮以萊國即其地也元貞二年冬

予乘驛於萊館鹽判羅國才偕運使秦豫副使鄧玉司判張植蔡仲彬相與語謂云萊之北鄙僅五十里曰西由鎮建鹽司司授五品階總八場歲辦鹽筴凡三萬五千計其民雖繁其俗甚鄙粵西由之興蓋未始有學絃誦之聲或終身弗聞以故風俗日下儒術闕疎某等環聽太息亟圖拯援謀諸僚屬及好事者捐俸金發私帑共得八十緡贖爽塏之地築學宮其上將使民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庶乎厚民俗振風教也或謂職居流外催辦食貨於斯舉也無乃出位而或僭乎疑而未喻願質吾子予曰噫是何言也昔者孟子有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今西由

之民淺陋乖離弗率□教於是悅而不觀不幾於無事而祿樂
興學善俗非今之急務丹大夫奚僭後子抵京師雖君命其子教
授縣垣奉紅歷朱常□主學廟之側殿堂門廡截然一新經始
於元貞□年之夏落成於大德四年之春仍備禮聘□領袖其
徒廸之以大中至正之學請予識厥事予告之曰學校風化之
本也聖人之教坏合一轍小則無內語大則無外不為賢者
增不為愚者損非詭譎竒之説不可化傷服俎豆事不當出權
筦予耶於今聖元進用案科以九疇之載備以典籍之言碩
師良輔於內於傳上而國學而遂而序下而庠黨翕然蔚然於
斯為盛諸君於供辦之餘乃能尊國朝體道立師之意以興廟

興學可謂知所本矣古者謀帥說禮樂詩書是先而蒐狩治兵則
亦有禮焉可用則理財賦掌兵用之官也苟充其學自期於古
賢宰可也詎以簿書自限耶斯學也他日人才章出禮樂並
興膠庠之俗變而爲鄒魯未然故知六經之功用不限於海隅之
地也諸君發源之功顧不偉歟因記

修黎州城隍廟記　李誠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於義而稱揆之於心而安者皆可舉也
城隍之神祀典所未載然自唐以降京師郡邑皆得通祀所以
保民也神保吾民民以承其祀宜矣世謂神廟食茲土職分冥司
實專禍福故疾病死喪一歸於神莫不奔走從事以祈福祐一

神亦往往昭其靈異禱而必應水旱疾疫多所賴焉而吾人之於神也於義爲當祀於心爲所安者矣州之北古昔有廟燬於金末燹没日久國初時州人那道劉除故址剏構正殿四楹繪塑神像邦人香火卿有所歸越明年丁未前起祠貲之室自是厥後日增葳葺以次就緒至元二十九年道子德進復增葺之擴其正殿翼以兩廡外明中敞輪奐一新神像儀衛嚴肅森列觀者神竦又以殿後城基不固虞有覆隍之患陶甓一萬有奇包砌堅完以爲永久之計功既竣來請余文以紀諸石余謂民神之主也神民之衛也古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由是民心以和而神降之福福由人與非自外也是故孝弟忠信昭其

令德雖澗沚溪毛可以成禮而神必監在誠貪墨敗類神人共
疾雖牲牷禮幣雜陳於前神亦弗之享也某才業恩來守茲郡
今四載矣幸而風雨時若五穀豐登人心惟和佳氣充溢無螟
螣疾疫之災而民業有經長吏所以得免於罪戾者伊神之賜
寧不知歸於是作為詩歌以洽奉神之禮俾斯同者有所儆云
其辭曰至善有定幽冥同途類仰瞻依神靈與俱吾聖人之久
禱不在茲乎貪而漁暴而屠假尺寸之柄朘其膏血以自腴寸
田不治桑荊荒蕪穢肩卮酒奉香火於庭隅以非道而要福適
足以為神之羞寧不愧於心歟蘋蘩蘊藻之采挹行潦於潢
潔誠薦奠神其含諸

勞山聚仙宮記　張起巖

自王重陽之東也而全眞氏之教盛行其徒林立山峙雲蒸波湧以播敷於左其說於是並海之名山勝境率爲所有至若下排巨海高出天半連峯複嶺綿結環抱蟠據數百里長松交蔭飛泉噴薄珍草奇木駢生間出詹楹軒戶隱見於烟雲杳靄之間憑高引領歷覽無際使人有遺世之念則爲勞山上淸宮是即墨爲齊東饒邑而山在邑東南五十里陡絕入海觚波瀠洄挾倭本引吳會顧揖萊牟襟帶齊楚風飄浪船瞬息千里上淸宮據山之巔又全得其勝是宜爲仙眞之窟宅人天之洞府然其地峻極叢巘以登降爲勞南下轉而西二十里近山之陽

始得平衍為宮殿爲門垣請於掌教大宗師賜額璨仙宮[illegible]羽裳之士雲集於是即山墾田以供其饘取材以供其用通元[illegible]眞子李志明實主張是提點王志眞實綱維是助其成者則赫欒克剛也工既告成爲塑像又礱石欲志其蹟俾道士沈[illegible]和持書來請文欒在膠西爲名族嘗從事山東宣閫與余有一日之雅計志和跋履往返餘千里烏乎可拒遂即其圖記以叙列之當五代時有華蓋眞人劉姓者自蜀而來遯迹茲山宋祖聞其有道召至闕庭留未幾堅求還山勅建太平興國院以處之上清太清二宮其別館也志明大德初元受華樓劉尊師之[illegible]冬其勝絶奠居又閱一紀其徒林志[illegible]

延之至染爲環堵明霞洞洞在上清之嶺又二里許境處二十五年遠近名鄉稽首問道者絡繹相屬今年八十步履輕健計平昔遷居四十處度徒幾五百其志行可知已夫老氏之爲道以虛無爲宗以重元爲門秦漢以來號方士者始有神仙不死之說若全眞爲教大槩務以安恬沖澹合其自然含垢忍辱苦心勵行持之久而行之力斯爲得之隱眞子心契道眞處於環堵恬然自如不言而人自化不動而衆皆勸是其眞積之至故能易磽确而輪奐于斯以爲祈天永命之所是則可尙也已銘曰茲山峻秀橫大東下抑滄海高凌空丹崖翠壁何穹窿瑶枝琪樹分蒙茸明霞舒映扶桑紅靈扃太宇相昭融仙馭隱見空

明中鸞鶴縹緲翔天風有客寓迹白雲峯翠華為蓋氷雪容道
價煇赫聞九重鳳書遠召來崆峒卜基芟落荊榛叢巒飛鳥革
如神工長春曇華留仙蹤乘雲一去追無從空餘夜鶴號長松
隱宜學道知其宗環堵塊居神內充志行超卓驚凡庸談說懇
款開愚聾嚮風景仰衆所同善舉殷殷聲隆隆作室崇祠光人
功徒役竭蹶惟虔共平地突起眞仙宮隱然背倚層巒雄高門
朱碧環崇墉秘境清廓猶方蓬簪裳雲集必敬恭上祝國祚綿
無窮爲民祈祐除災凶占雲望海玄關通姑射仙人或可逢願
斥物厲成年豐廟堂無事安夔龍泰定二年記

即墨先賢祠記　秦裕伯

古莘董侯治即墨之二年歲豐民和改建孔子廟學期年而
乃以故廟西廡易簷改塗爲先賢祠自戰國及兩漢以功名著
茲土者得九人焉即墨大夫三人安平君田單齊王田橫諫議
大夫王吉吉之子京兆尹駿膠東相王成不其令童恢皆假像
而祀之以少牢恐邦人不能悉知其行乃命稽伯記之謹按禮
有功烈於民以死勤事者配食於社我國家以忠義詔天下凡
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命有司歲致祭今即墨九
賢之祀所以奉明詔尊禮經也予於是而有感焉自東漢以迄
於今寥寥千載鄉賢如王吉父子者豈無其人特貧而在下不
能自振於時者多矣邑治之良亦豈無如王成如童恢者乎不

幸處海邦之地其聲名不能自達於朝者亦多矣不然毀言曰
至之大夫苟不遇齊威之明不見戮於朝也幸矣其能有萬家
之封乎此古今之賢者所以不多見也章侯此舉所以表前修
望來哲者深矣侯嘗爲國子助教裕伯黍胄子在成均實與籌
生之列茲承先生之命謹摭九賢之槩而爲之詩俾邦人歌以
祀之詩曰卽墨古城實表東海有美多賢流光千載齊當田氏
大夫三人史載其事名滅無聞時維威王登崇俊良大夫侃侃
以寧東方聲譽弗聞不阿以正益封萬家以鴻厥慶湣王之亂
燕軍來攻大夫百戰以死其忠忠義在民不忍開關收合餘燼
以起田單單也實賢士卒同苦弗私其孥編於行伍火牛之奇

兵車夜燭齊城七十一朝而復乃輯其民乃迎其君安平有倫
莫賞其勳秦滅諸侯王建將朝即墨大夫諫止以保宗祧王卒不聽
國滅身死大夫之賢奚愧青史又劉項之爭田橫乃王漢有天下
橫不忍降殺身死義衆客同死高風讜論萬世允傷皐虞有城
即墨下邑山靈降祥乃生王吉爲諫大夫氣剛以直有子曰駿
勉肖其德擢居京尹比名趙張英聲義烈古今流芳惟此即墨
膠東王國在漢中興有相王成勞來流民八萬餘口璽書封侯
爲循吏首縣治之西古城不其東漢縣令姑幕童恢忠孝廉平
信及猛虎有詔褒榮擢居郡府凡此九賢勳載遺編生能濟世
死舍其天載考禮經法當從祭宗廟享血食以訓來世維我董侯

氣剛色柔三年政教克配前修既作斯堂九賢孔集郡人屈指侯來其拾我作歌詩請刻諸石春秋匪懈享祀無斁

重修大基山先天觀記　胡濙

東萊震方二十里許一峯卓然聳漢者大基山也山之上呀然而盤廻蔚然而深秀者道士谷也巋然而鱗次煥然而翬飛者先天觀也拱揖內向若掀而翔曰鳳翅山陂渚下蓄如鑑而清曰聖水池前爲朱陽臺後爲元武崖靈虛宮則倚山之陰白雲庵青鳥嶺則夾其旁四顧外城一山屏列曰珍珠洞其南十里曰神仙洞其外諸山曰福祿曰牛星曰雌雄曰岡山曰逍遙曰秀鞍環聳千尋水會爲河一曲掖水西注三十里過東萊郡治北

踰於海與鰲山相望於天際與神州出沒於波濤唐鄭文公於
此倚去丹竈碁局甲石宛然至元間長春子大建琳宇始賜額
曰先天逮我朝而茲山隳替既久正統紀元都紀宋道仙來遊
巍然有興復之志聞道士孫守常自幼戒行絕欲清齋久侍靈
應宮希先張公門下道招爲往屬以重新眞宇守常乃蓬首徒
跣十稔邑善士鍾尊感而施貲白石爲倡由是施者漸衆鳩工
市材伐石負木每有弗勝輒拜號呼天若有神陰翊者焉聞者
異之助緣者日增經始於庚午之春落成於辛未之秋中建正
殿石柱若干楹旁建堂廡一十餘楹黝堊丹雘煥然一新金容
玉像裝飾儼雅鐘鼓筍簴方丈庖湢次第而舉工以億計金以

萬數詎雖出於衆而守常實有以致之也希仙之徒林輔元來京徵文以彰守常之異志以重道仙之所付得人而來者有徵以繼承焉於乎太初之氣無朕衆妙之門無名積而形像散而杳冥如環無端固不假於作爲而仙蹟往往曼絕宋范文正公有便是蓬萊第一宮之句遺刻煇煌林谷後先題品者益廣宜爲銘以垂不朽銘曰鰲聳鳳與峯巒鼎峙豹蹲龍騰虛谷如疊架石鑿岩峻宇雕欄飛甍絢彩傑棟流丹鳴鐘考鼓排雲抑闔飈車羽輪朝往暮還倏焉滄桑元龕恢張前作後繼愈熾愈昌河清海晏地久天長勒珉高崗萬古煇光

戢孝子記　　錢　源

孝子戴正東萊高密縣人父思道業儒母楊氏有淑德洪武十七年密令卻思道才識可用辟本縣掾洪武二十年謫閩之大寧縣時楊方妊正難歷遠途思道獨往越二年物故大寧令憐之命邑人度葬於邑之山南原上爲覆二石於墓以誌之時正在家甫三歲每見母孀居悲痛亦輒泣下既長補邑庠弟子養母以孝聞楊氏卒正痛父歿遠方弗克歸葬乃於永樂六年夏四月直抵大寧遍訪山南諸老無知者正仰天號泣忽有一老至告曰昔聞思道墓有二大石覆頂試往徵之及至原上亂塚紛雜正尋至一墓果有二石在頂開見骸骨莫辨真僞郎嚙左手中指以血漬之祝曰是吾父骨血當滲否則莫滲也祝訖血

修屢拂拭不去乃收骨攜歸時大寧令暨教諭王耒言邑庠諸生親目其事咸感歎遂裝繪手卷紀其事以贈之正負骨經寺江求渡舟人忌之弗許正泣告曰吾萬里尋得父骨至此不許渡吾將抱父骨溺江舟人哀其情遂渡無虞永樂七年九月至家營葬終制正復就學中永樂十八年鄉試未仕

嗟夫人之百行莫大於孝正尋父骸於萬里之外齧指心可謂至矣故其精誠所感若或相之卒得父骨以歸於此可以見孝行之通於神明有不可得而誣者[illegible]故摭拾其事而志之使民風有所勸焉

重修萊州府治記 彭韶

東萊古萊子國抱山負海周千餘里其俗淳朴其士好經術矜

於功名實山東之巨郡也府治據城內之北自洪武至今皆仍

舊風雨凌厲傾陋莫甚焉景泰七年秋南昌熊侯瓚自刑曹出守

是邦慨然欲改爲之未果越天順二年正堂之前楹忽仆於風

雨於是謀諸僚佐將盡撤而新之乃聚材鳩工躬自營度以究

其成中爲聽治之堂附堂左右爲幕廳東西兩廡爲六曹六曹之

南爲儀門儀門之外爲祠二東以祀司土之神西以祀漢太守

楊伯起又南爲前門門左右爲步廊正堂之北爲後堂堂之北

東西皆庫也其後爲官衙其前東西爲吏舍至於雜造有所繫

囚有獄獄神有廟司獄有廳總之爲屋若干區而繚以崇墉表

以石坊嚴嚴翼翼煥乎一新計其材木瓦甓鐵石黝堊之用與鎭廩傭僦之費無慮鉅萬一出於經畫秋毫不擾於民事始於天順二年五月六日而以明年十月二十日落成焉熊侯具書屬予記之予惟郡守任師帥之責而署宇實政教之所自出也無之固不可以涖民有之而不備其制亦非所以聳民之觀瞻今萊雖山東之望而署不足以表位宜熊侯有志於改爲也然爲之有道事舉而民不擾故其成也高明壯麗悉加於舊而人不以爲侈需用累萬而人不以爲費工役踰年而人不以爲勞非合時與制其能然耶春秋凡諸侯興作合時制者悉不書而此獨書之者惟以見居之不易也凡居是者誠思因俗以善政

俾東萊之民安其政習其教家富足而人禮讓則可以稱斯學[illegible]
無負矣熊侯奉法循理治駸駸有成績學之爲言將欲吾承[illegible]
於無窮焉

修濰縣文廟儒學記

安[illegible]

禹貢濰在青州之域春秋齊之彊地歷代沿革不同或爲郡國或爲州縣國朝爲縣治東有孔子廟在焉前守周通所建也繕修不繼日入於敝成化庚寅宋侯紹來尹茲邑顧其敝惟亟欲從事以歲不登而止越癸巳歲稔民阜侯乃謀於僚佐一新之市材鳩工次第興作大成殿後東西廡皆因故益新琢石爲櫺星門用圖塑以飭聖賢像以正厥位惟明倫堂狹隘爲改作

高構高義則孫嵩劉敏元政事則滕撫張允濟共有三十人皆合祀於堂俾鄉人有所感發效則歲久傾圮惟孔融氏存焉逮我朝立國百有十年令邑者因法令弗及置而不議成化戊戌適麻城宋侯紹東出尹兹邑顧堂巳久廢祠亦敝壞乃謀於僚佐募於富民鳩木集工合建一祠計五楹而周以垣凡器用皆備又議以漢之朱邑杜密唐之賈琰李邕趙居貞宋之許仲宣楊美張壽韓浩皆素有治聲於濰者與孔融並塑像以正其位旁列紛譁以下諸賢配焉史名曰名賢祠擬歲凡祭丁畢尹率僚屬諸生徒從事於其門祠成乃走使京師徵言以記其合祠之意予謂諸賢之功名節義道德文章皆炳炳烺烺載之國史

傳之天下後世凡世之欲爲賢人君子者未嘗不想慕起敬而觀以爲則況濰之人士沾溉其流風遺韻既久且專豈無感發而興者乎亦爲長民者鼓舞倡率之何如耳侯於法令之所不及者猶能惓惓如此其於民事之所當爲者從可知矣繼此以往使遣而在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行誼以修己則治效可得近而生乎是邦者能法諸賢之行誼以修己則民俗自厚其於世道未必無補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嘗書此以俟焉

劉翊

修海廟記

距萊城西北十八里有海廟焉歷代封號不一我太祖高皇帝釐其神號瀆禮詔改爲東海之神遣使降香幣以碑刻命

有司時加葺理列聖相承崇奉有加聖天子踐祚以來屢遣官致祭成化十九年汝陽戴侯瑤來守是邦適布政司右叅政張公盛同謁廟覩廟貌傾圮共謀修葺右布政戴侯珙巡撫左副都御史盛公顒咸曰此祭典所載矧事神有司之第一事宜行無緩公於是悉心措置俾檢校陸暠典史馬瑭董其事而侯則往來綜理之經始於成化乙巳春落成於明年丙午秋堅者因之否者易之周圍繚以墻垣高厚堅緻其中則北為正殿前立廟門門之前翼以碑亭門左右侍以鐘鼓樓又前為山門門之前樹以白石坊門俱重簷疊拱五彩繪畫左右廊廡各九楹塑海以雲龍之像飾以金碧粉素至於寢殿宰牲齋宿道院樓

之所無不完備乃搆官廳爲使臣暫寓之處大約因舊而新者共六十楹又大小碑亭四座增新者共四十二楹又鐘鼓樓石碑亭御香亭五座植椿榆楊柳一千四百四十餘株規模廣大輪奐精明傑立於東海之濱觀者莫不起敬工既畢戴侯徵予紀諸石予謂戴侯此舉上有以體我國家之意下有以承夫諸憲臣之心廟貌既崇而於財則不費祀事既修而於禮爲不瀆誠有可書者矣故書之

修膠州文廟學記　　吳寬

膠屬萊州府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於元至元末重修於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敝實卑陋不

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宏治四年州守曹君昺以名進士爲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於茲始至入學詣廟觀其制不稱慨然嘆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審地勢計材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餓莩流移賑恤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於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己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搆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所出即境內勞攴二山伐木斵石輦載並至更市巨木於江淮間以充棟梁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間凡門廡齋廚亦增於舊合若干餘間深廣爽塏巍然改觀至於祭

爲咸備崗治必精以及廣庭遍植嘉樹辛酉八月告工畢[illegible]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畢陳朔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記述以示後來爰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爲鄉人趙自蚤歲重君之賢茲其爲政又如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之爲州既新廟學踰歲而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獎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政於斯仰藉於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才爲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爲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默喻而已奚容復贅

即墨禦寇記　　藍章

即墨在齊之東鄙城垣頹薄高僅丈許無壕塹溝壘以限其外自永樂時妖寇之變定百餘年矣民不識旌旗戰陣其來令者率無意外之虞亦不以修城池為事正德辛未春寇猝起於北趨不旬日烏合無賴千餘人縱橫馳突攻城下邑勢如破竹遠近大恐爭先潰走匿於山巔海濱然顧戀家室皆啼號道路聲震於野寇亦稍遠始歸其家若禽驚獸駭無所依恃訛言一作[illegible]大夫自號臧歸召父老而諭之曰汝等勿[illegible]謝乃備其間諜嚴其[illegible]

[illegible]而式[illegible]

[illegible]分守千堞之北者編爲伍分爲隊各乘城而守之民之[illegible]入媿有女出參寇先後凡七至於境咸無所掠又知有備不敢窺城下寇大憤曰即墨之所以不破者恃即墨營耳攻其營營破即墨安往盡即墨與營南北相距十里耳壬申三月十七日寇馬四萬餘圍營營兵甫成列而大敗僵尸枕籍烟焰望五十里外大夫登城誓衆曰城與營唇齒耳營破將及我汝等勿恐我誓與城爲存亾也不踰時寇馳至城下合圍大譟矢集於堞者如蝟毛大夫又誓曰汝等勿譁營無備耳我有備何患耶親援桴而鼓之士氣大振自辰至申銃砲矢石交下如雨寇之死傷者無數僞稱大王朱輔者攻東門甚銳大夫自當之發

流矢中賊輔之顱而斃餘寇大沮遁去城得完先是寇之攻城無敢禦之者禦之而完其城僅見卽墨耳官軍乘之是以有平度之捷方寇之熾也余督兵駐漢中征討蜀寇恒為鄉井憂高大夫乃余監臨山西時所獻士也昔讀其文因知其人曰斯人也足以守矣後得捷報果符余言甲戌之夏余自陝赴官留都道出故鄉鄉之父老數百餘人咸告曰我等小人所以有今日者其惟我高大夫之恩乎向微大夫禦斯寇也我之廬舍其皆灰燼已乎我之囷庾其皆傾竭已乎我之牛羊犬馬其皆已失已乎我之族黨姻里其皆離散已乎我之老稚婦子其皆委之溝壑已乎我之少壯其皆奴而從之已乎我等小人得[illegible]

傳之子若孫者我大夫之恩也恐一二再傳老者旣没幼者無復聞矣敢伐南山之石徵公之文攄其逃勞績大書而深刻之樹之縣門傳於來玆使世世有以知我大夫也余謝不敏父老曰公鄉望也獨不念我鄉人乎余不敢辭惟昔樂毅之攻卽墨安平君田將軍禦之卒完其城以復齊國高大夫之禦寇蓋庶幾乎安平矣安平之功太史公傳之余於太史公不能爲役安能紀大夫之功耶大夫新立祠以祀安平百年之後大夫可以侑食矣大夫之功自有史氏書之余言何足爲重輕耶大夫名允中字信道太原人起家楅山教諭遷卽墨知縣凡邑之僚佐賓客有勞於斯役者咸書於碑陰云

勞山白雲洞記　藍田

即墨之東南百里皆山焉山之大者曰勞山勞山之羣峯其最高者曰巨峯巨峯之巓有洞焉曰白雲洞深而明旁有水泉可引以漱濯甲於巨峯雖當晴晝雲氣蓊鬱則咫尺不可辨頃刻變幻則又漠然不知其所之矣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非神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登也緣厓攀蘿崎嶇數十里非有泉石之癖者亦不能至也北泉山人薄游海上南訪朐山登瑯琊臺北觀之眾山雄秀突兀皆未有若勞山者也齊記曰泰山雖云高不如東海勞是勞山之高高於泰岳矣然勞山僻在海隅名未聞於天下而朐山瑯琊之眾以秦皇之游覽也人人知之嗚呼

山之見知與不見知而亦有幸不幸存焉山川且然而况於人乎道人張某得白雲洞曰是與人境隔異直可以傍日月而依星辰非元武之神不足以當之也乃於其中奉事元武而自居其旁學鍊形之術焉嘉靖壬午秋北泉山人登巨峯之巔而望焉而各數百里海濤蜃氣起伏洶湧而島嶼出於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旦夕萬狀連峯有無遠邇環遶村墟城郭隱隱可指數神觀蕭爽非世人耳目所嘗見聞者也夜宿洞中援筆題於石曰居白雲洞者自張某始也李謫仙詩曰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嗚呼安得斷棄家事而食霞洞中彈琴鼓缶以詠扁子遠游之篇也哉顧今有所未暇聊記於此以志自愧云

城卽墨營記　　藍田

卽墨未有營也有之自宣德己酉始在縣治之北十里海濱諸衛之兵分番于京師乃選步騎之精者千有二百人將領之才者二人常屯于營防禦倭夺之出没而盜賊之竊發者亦責成之營未有城也有之自張文博始正德甲戌文博來總營事具疏于都臺于察院曰正德初承平恬嬉不虞之禍始于河北賊有十八騎耳剽奪行旅侵犯村落後有烏合幾百人由北海之濱而東庚午歲春首破高密留十有七日隣境皆罔聞知及其去也刼而從之者幾千人乃破濰破昌邑破平度殺戮益慘東萊之境城不破者惟膠與卽墨耳壬申三月二十七日賊擁衆

幾萬人來攻卽壘營官兵甫成列於營之西賊張兩翼突之而將領李勲死楊繼宗逃官兵大潰死傷者過半遂焚營壘而南時縣城甫築完其西三面引溪水浸之賊乘勝來圍以爲破在頃刻耳高君信道率僚佐士民登城拒守矢石交下賊不敢近東門射其首朱傳死賊乃喪氣解圍而北破萊陽矣夫營之所以破者墻垣及肩無可屏蔽耳縣之所以保者城高池深我逸彼勞耳思患預防營請城之若築營城與縣城南北相望如昔人夾寨之制則彼此應援侮者聞之亦猿瞻遠遁矣臺院以其疏下藩臬議藩臬皆曰張總營之疏可允矣遂以命文博乃朝夕臨視偶方而準平其方以里計者四爲門者三高厚合度土

卒爭奮不三閱月而告完望之巍然屹若石壁可爲雋功矣後察院來閱歎曰老張總營者謀慮宏深可勞也檄有司具羊酒文綺禮之彝靖己酉文博之嗣子元功繼總營事請於北泉子曰昔人之制因革皆見之文字有爲廳壁記有爲題名記先將軍築城之役敢請於子余辭又請曰城郭壘者高信道也子爲作銘先將軍敢援此例余乃取文博請城之疏爲之記俾刻於石文博名某姓張氏其先山後人昭勇將軍大嵩衛指揮使元功名某既世其祿又世其官議者以爲不愧其先元功又稽諸往牒先後來總營事者得指揮使九人同知六人僉事十有九人千戶四人悉書其姓名爵里刻諸石陰觀者按而考之曰此

死於王事者此傳薦剡而遷者此罷免者此謫戍於邊者亦

為後之勸懲云

桃花洞記

李學詩

晋州城北多奇山固山爲最綿延而西爲兩髻山中有雲臺觀多叢竹如豹形蹋故名豹竹又西有桃源洞家君嘗讀書雲臺觀因營別業於山麓下去洞僅三里許予愛其峯奇麗築臺於別業後雖嘗緣山登眺而亦不知有桃花洞乙酉秋予赴省試郡守李公夜夢一羽衣類神人云登第者乃一少年居桃花洞公方問名氏旋寤越明日八月朔詢諸士無知者逮予叨第其別業之野老謂予所構實桃源洞之麓始恍然而悟信郡守之

夢果奇也桃花洞即桃源洞也神之告人不欲顯著嘗若是夢亦奇哉因與好事者往訪洞之故跡見其附兩山之支洞口下臨崖崖久爲水頹敗路不可乘緣徑紆曲必傴僂循行數十步許乃即洞境大約幽深平曠莫知其迹相傳勝國時里人避兵之地久爲墮石堙塞僅餘旁竇無敢深入者昔人曾驗洞中燃火則固山泄煙蓋穿兩山之腰通固山之上也於是洞之埋没茲山不知幾百年而始顯於今日之一夢豈地各有主而物各有類耶予又思天下之物足爲奇觀者不居都會通達之地無詞騷遊咏之跡雖有魁奇幽麗之盛其不隱伏於空野絶域者鮮矣豈特一桃花洞哉越明年予弟進士同年董閣而異之相

題咏而爲詩若干首予亦愛斯洞之久晦而顯也且慮其久而復晦也因爲卷以記之

海山亭記

毛紀

東萊郡城之艮隅僅里許有故臺焉實當教場公署之後巋然數仞日就荒頹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爲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爲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海疑秦漢間占氣候仙者之所爲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有望海夫以備倭寇此殆其墩之遺址耶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熙之餘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巡察海道山東憲副碧厓馮公予際偶於閱武之暇陟而觀之則見神洞諸峯羅於東南渤澥洪濤涯於

西北而其雄峻渾潤之氣悉於是乎會萃焉乃慨然歎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没於荒煙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氏因其舊基增而拓之高廣加三之一壘石於麓甃甓於巔樹亭其上棟楹桷檻黝堊丹漆繪飭舉以法亭外繚以垣墉可憑可倚前爲石磴四十有九級縈廻以上若凌虛御風然臺以丈計高不踰三而圍可二十有八亭以尺計高至二十而闊則百餘材用以百計皆取諸公羨人力以千計皆取諸意遊里閭之下不知有是役也經始於是年二月凡八越月告成居然異境矣出崗抑山川爲之改色公於是援孟軻氏登山觀海之說以名其亭每蒞政或憲餘閒時一登臨或芳辰令節與郡

之士大夫燕會其中把酒長吟疑將遠眺鯨波蜃氣浩瀚杳靄

滃淪瀸滅髣髴蕩乎吾之襟次而層巒疊巘蒼翠硉兀相對恍

然若超出於塵埃之表者至若風清雲淡雨霽霞飛市火村烟

林霏鳥語若遠若近出没不常朝暮之間變態萬狀會心感懷

可喜可愕則斯亭之景豈非所謂瑰偉絶特之稱者哉公欲圖

所以識其事一旦請於紀曰時雍受天子命持節東方已三閱

歲於茲境内幸爾無虞庶幾有是舉也然豈敢忘所自邪實惟

我國家承平既久率土底靖至於今日治化益隆以洽故職於

茲地者得以餘力搆此遊觀之所亦欲與民同其樂耳敢請一

言記之夫先正有云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

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至於臺榭亭園之區區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公之治海道也建營戍禁姦宄清獄訟百度具飭凡其所急者槩已先爲之矣從而及其所緩而且上無所費下無所勞非經理有方能若是乎遂使盛跡閟而克彰豈偶然哉愚因是而有感於天下之事廢興相尋盡有自然之數一時鬱埋湮埋而不獲表著者多矣及遇仁人智士爲之發露其精英加以潤飾播之文辭遂得暴白於世託名不朽盡不獨一臺爲然也昔韓昌黎名連州王宏中所遊之處爲燕喜亭六一翁治滁建亭於清泉之上名之曰豐樂茲臺之出處顯晦亦畧同焉豈非有所待而然邪然燕喜但頌其有於上而豐樂則幸其有於

亭之意求之於今蓋衆得之矣而㳠山云者持樂其山川之大者乎是工之初創也適大中丞王公伯圻撫臨其地暨藩臬諸公咸謂碧厓此舉亦興滯補廢之一事也亟贊成之碧厓其別號云

修濰縣文廟記　毛紀

古先哲王設教致治莫不建學立廟以爲崇聖育才之地傳曰凡始入學必釋菜於先師禮固然矣肆我聖祖統一區夏誕敷文教首詔郡邑興學宏規大訓著在憲章尋命天下通祀孔子而廟制獨仍前代之舊遡自王祀以來迄今千有餘年謚號佾豆之加益隆以備而不替蓋聖人之道之在天下如菽粟布帛

然民生不可一日無者萬世而下崇德報功之典夐異羣祀固
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滅者如此[illegible]俞氏論自古不得位而
得常祀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賢
於堯舜遠矣此其効與其亦善言聖人者矣是以薄海內外聲
教漸被揖讓俎豆之風無間遐邇才賢輩出世道攸賴夫豈無
所自哉雖爲東萊屬邑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漸致湮圮教諭張
君材乃以繕修請於巡撫王公伯圻允之時楊君宜來知縣事
公遂以屬之君慨然曰是非吾責耶乃物土方攟材用計徒庸
鳩匠分役涓吉從事其大成殿櫺星門兩廡凡若干楹明倫堂
兩齋饌堂號舍凡若干楹皆以次爲之鼎新壞者葺之同

之憂患者塗飾之輪奐翬飛嚴嚴翼翼不踰時而煥然改觀
復以餘力修創鄉賢祠及公宇城堤倉廨等所用不至費而下
不知擾工昉於嘉靖戊子春正月是年秋九月告竣向非楊君
恪介而懋於猷為張君協心贊之不能致此功圖予文記茲成
績適楊君名為內臺御史張君擢國子學錄而去繼令於濰者
為孫君應辰亦才志向進者亟欲刻石樹之學宮爰速予一言
夫學必有廟以祀先師雖曰不忘本始之義實以聖人者學者
之標的將以慎其向往也蓋學也者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聖
人者盡性焉爾彌綸參贊皆其性分內事也後之學聖人者無
他亦曰率性而已今夫五常之德人人具也不賢智而豐不愚

不肖而齊聖人之所以聖學者之所以學不外乎此苟能率是性焉聖人之道其庶幾乎顧世之學者往往求道於言語文字之間抑末矣夫聖人猶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道自著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於文章乎見之然則聖人亦何貴於多言哉要之惟在於躬行實踐焉是急耳凡學於此者使六經孔子之道講明於天下後世者務見之行著實效焉而不徒事於科名利達之揚斯其爲聖人之徒與則於先王建學立師之良法美意與我國家重道崇儒以教化淑人心者豈爲文飾之具也哉若夫有司之作新是[illegible]於聖人道固無加損然其興廢舉墜所以妥神靈[illegible]

上裨清廟之化詎可誣與若楊君輩亦可以爲難矣故爲書之因廣其義告諸游歌之士用相與慎其嚮往云

分守海防道題名記　　毛紀

我朝以青登萊三郡瀕海島嶼聯亘倭夺出沒內而呂礦曠阻無知草竊容亦有之粤自國初命東省憲臣一人巡撫海道奉璽書以從事爲保障計也其海濱衛所營寨雖總於備倭武臣而簡閱調度必由海道凡夫禁禦姦宄伸雪枉抑興除利弊悉於是乎督理之舊涖斯任者率自臬司東巡海上而道里遼隔公務積滯本兵因言者乃令建海道公署於萊以便行事蓋宏治之十有二年也尋值流賊之變青郡增設兵備遂以其郡屬

之故令海道兼理登萊兵備而青不與焉非舊也蓋正德之七年也後以海道治所在萊行伍弗充倉卒奚以應變乃調取二郡民兵以官領之分隊團操立舍以居之蓋嘉靖之初年也其控轄固守之法隨時益損久而後定自茲海邦寇盜歛戢得無他虞邇者貴溪吳公持憲東土振綱剔蠹百廢一新公暇覽前任名氏屬予識其上爰卽舊聞少加增訂嘗爲海道副使僉事者凡若干人刻於石

萊州府題名記

胡仲謨

嘉靖十有一年春予自部署擢守萊州縉紳動色相賀惟萊實東藩樂土也及予之至也見其祟山分羅滄海環帶蹄輪罕適

烽火不驚民業耕桑無虛浮囂訟之風士大夫情義相承有朋友麗澤之益信乎萊之爲樂土也未幾旱蝗爲災斗粟百錢鄰郡之民流移死傷相繼而吾萊之民勉焉生生若稔歲然又信乎萊之爲樂土也予居萊且二年矣不樂其樂而恒自憂焉何哉天下之事泰順兆於艱危禍亂生於既濟匹夫爲數口計必深籌遠筭克勤乃事以終其身不以飽煖安逸也厥憂焉况以一身係千里之休戚者乎方今天下重郡守之選詔公卿各舉所知隆其體貌寬其文法而寵用之是固千載一時也任斯職者憂其憂以爲斯民之樂者固有之矣其不然者學棄於筌蹄志衰於金紫躭賄賂以自富騁紛擾以爲能深法以耀其威權

傲物以擅其尊大雖稱司牧民則仇之名器偉然僕隸鄙之若是者方自以爲樂也不大貽斯民之憂乎予爲此懼檢身則憂其弗德臨下則憂其寡恩食民之租而憂其不能集若事僚屬滿前而憂其不能爲之長憂簿書之不理憂獄訟之或寃憂小民饑寒而賑恤之無策憂雨暘愆期而感格之未能戒戕賊之端圖日新之道庶幾萊之終爲樂土乎雖然君子居其位則憂其職焉耳若夫用舍之變毀譽之門成敗之效其機不在我者稽諸天而已矣何以憂爲哉惟茲羣吏皆嘗有事於萊土矣樂已之樂憂民之憂者必有其人焉勒之穹碑所以昭往迹示勸懲也嗚呼善不可以僞爲名莫恥於倖致予既登名茲石矣後

議者將以子為何如子於是乎益憂

修學記 崔廷槐

平度州儒學莫詳其始宏治間河南宋侯嘗許治之士林諸彥侈為美談其後日就圮廢未有繼之者嘉靖甲辰毘陵陳侯來治州事甫下車即慨然有志興廢之舉值歲比弗登弗果丙午秋成日多暇務巡察海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郴州李公按巡海上諸郡侯即舉以白公欣然報可曰學校首政而廟舍敝弗治非所以訊業考德而崇明祀也盍圖諸又曰時詘舉贏民之病也吾有善令吾不病吾民取贖金若干畀侯曰金盡告吾吾無厭公去侯乃散金市材木陶甓鳩集工徒約期戒事而中周旋

焉今年春時日既良民工畢集乃先廟廡數丈舊而新之乃及堂齋相其摧壞者葺之役作啟其制靜屋三楹周垣門屏悉如制乃選名宦鄉賢二祠廟制亦如之於是規制宏廓物采章明祀事精虔絃誦洋溢蓋役不擾時而煥乎粲然不媿鄒魯之邱墟矣工訖侯將謁之告成事焉迺借僚來文學諸公屬廷槐爲記廷槐土人也嘗聞鄉先生云平度古膠東地自有學校以來廟舍廢治靡常而人文所產恒因之以盛衰漢治則單父令費直以明經顯魏唐治則北魏刺史蔣欽緒以進士顯宋祥符治則參知政事蔡齊以狀元及第顯國朝初則吏部侍郎侯庸十餘輩相繼以甲科顯而侯爲給事中抗章劾學士劉三吾爲太

祖高皇帝所著納布政使戴新爲庶吉士侍仁廟講讀數載有
召呼爲長戴而不名呂讓爲行人使安南書諭國王陳日焜獻
地數百里臆見擬議固不足爲知言者道然學舍鞠爲茂草則
博士倚席而石室禮殿聿興則絃歌之化比於鄒魯鼓舞感動
之機豈亦有乎其人與時耶惟巡察李公奉揚明命以照臨茲
土昭憲肅度百僚師式我諸生觀而興者三年矣乃郡侯又以
貞教作人之政匡直而勞來之其彰彰著者月以朔望日詣講
堂爲講明經史疑義歲時較閱拔取詞翰卓異者厚禮之而優
其賞餼廩常給外別與公議各筆楮薪燭之費其諸疾苦無依
倚者力不贍者喪弗克舉者指捐俸爲之助一時士類罔弗觀

德嚮風奮激而思振焉繇自今成人有造將無有循鄒魯之轍慎修爲之力闡性命之微懋聖王之業挹芳摯旦遺跡庶幾能以爲今日興學育才之光者乎夫菁莪棫樸王化徵焉魯侯在泮詩人頌之凡以崇德昭烈敷文而飾治之故也廷槐不敏不能修詞揚休被諸絃管以自附於頌人之末而裁筆之托則不敢辭是用不揣謭陋僭述經理始終之畧而繫之銘俾州之人士世世誦之無忘焉

遊勞山記　陳沂

鰲山一曰勞山有大勞小勞齊記謂泰山高不如東海勞秦始皇登勞盛山即此以勞於陟也今在即墨之東南四十里[illegible]

南直距海上一山形延亘若城雉峯起如堞縱橫高卑道突[illegible]
相牙凡五百餘里其奇峯怪石不能以狀崩崖幽谷深巖絕壑
峻嶺曲峗不盡以名棲禪鍊真靈異之跡不可以徧土人以峯
名崮山多崮名嘉靖癸巳九月二十有二日余按縣至自膠聞
藍侍御玉甫悉山之勝云不易到不能自遏期楊允中邃甫不
至越二日與玉甫出東郭三十里由三標山出海上蒿莽中十
里累數邱一高起曰鶴山至則攀陟亦峻石磴斜紆研遷錯為
磴松多偃枝古幹交石而上一道宮曰通真庵後有洞瀰旁石
室道人邱長春文書鶴山洞鐫於上余亦勒同遊紀其歲月鶴
山鰲之東麓也西南諸峯插天橫亙數重望之若劍戟羽鏃森

列而恍然若雲並海濱東南行二十里皆巉巖一峯深秀多長松栝石由叢石歷塊轉折成路至獅子巖下有臺宇乃宋太平宮也巖側有二石結架如戶出其上時夕陽在峯頂海濤撞激直至峯下是夜宿道人居夜半月色潮聲不能寐起坐臺際雞鳴與玉甫登巖見日自海隅湧出雲霞異色海氣滄漭日光浮金萬里世之大觀也是日巖下題石門曰寅賓巖大書一詩從宮之南渡飛仙橋尋白龍老君華陽諸洞降巘舍輿乘以兜從者從步緣海灘亂石間行轉入山麓遵海而東歷番賬嶺下臨不測屢策杖惴惴由懸水河亂石灘皆海濤中行山麺從皺龍嶠歇脏石黑松林皆山腹處極險非人迹所到有下清宮宮去十

山過不能至從黃水灘西北入山中凡三十里始有人居就樹下飯由山徑歷黃山岡黑山岡觀音嶺皆巉巘迎數十百仞極奇秀又三十里入羣岫間有北峯峻極山半隱隱臺殿至則巉削崇絕僧垂木階下乃援而升上有石洞額大書明霞洞大安辛未題余勒詩一章其中空洞上如廈環石如堵前後戶牖洞左有佛字僧廬有石門從磴數百級上絕壁數似視滄海與天浮動島嶼皆空壁下有草庵老僧定處是夜宿洞中明日晨飯望下山經石瓢清涼甸聚寶峯三里小峯下有道院亦宋所建上清宮宮旁石澗跨朝真迎仙二橋橋側巨石鐫詩十亦邱長春者字畫端整余書如夢令詞於右由寶珠山入水河十五里登

天門山極峻險峯多奇狀如仙釋擁出山口復有二峯若石壁就高數十仞兩楹相峙上逼雲際下瞰滄海有邱長春大書南天門三字大抵海上之山人跡罕至道釋之外鮮有登陟邱輩宋南渡後避世於此者從天門南下歷數十峯初視若蟻壤且近行數十里不絕每峯皆峻大而仰莫及者降至麓瀕海上曰韓基一道院曰聚仙宮碑勒元學士張起巖記飯於宮復西北入山循澗牛澗磚塔嶺僧帽石大風口三里河小風口過能嶺清凉寺仙跡橋金剛嵓二十里至巨峯最高而奇周山之峯異狀百出徘徊不能去巨峯下數十百仞壁立梯將徑絕有兩石若劈處見一竅上聞犬聲一僧垂木梯下請升遂援之而上

寺中行轉至一茅庵甚明潔左有佛宇欹崖隙甚幽西北羣峯盡出其後東南海色相映庵前牡丹諸奇花怪松異木其建築木石所植花卉皆僧負戴梯而至之但苦行無智慧心余留二偈於石壁間乃悟供具麥飯野蔬謂不圖得遇善知識是夜余宿庵中僧立牖下竟夜明日題其夾石[illegible]澗紀同玉甫來遊事及侍從之名澗上壁大篆靈蓋庵三字循數道十五里出海濱循山麓西南行皆平地侍從者始騎四十里至華樓山下玉甫有別莊即其祖贈侍郎公之墓側從墅後循澗入經而陟數里至巔松千株皆偃蓋從石隙間探入有萬壽宮老君殿少憩尋翠屏巖余梯而大書之時已暝宿道人庵明日晨起與玉

甫尋古遺迹周山之右摩勒殆遍多金元人者從王喬崗至麥
烟崗下題同遊歲月隱見苔色遠映道人吹笙笛於高架崗上
飄然有物外之想遂循金液泉久陽洞石門山至清風嶺小飲
題名於嶺之石間又步至華表峯下曰聚仙臺其峯壘石數十
仞峻拔且奇秀少焉與玉甫別至是山遊凡五日行三百餘里
玉甫所計行蹤止宿不失尺寸其弟困因於窮絕處設乾餱醑
茗楮筆丹墨具在從行兵吏雖跛足不前而輿亦不淺山樵海
漁之[illegible]供事故余之興亦豪所得詩
二十餘首去[illegible]去矣下華樓山復乘輿回十
[illegible]望海中諸島一

書予嘗單門滄洲南有鮑魚老公亟捉太古小古河島者至此

所見者

西岩記

孫夢豸

去縣西二里許名曰新郭村近古城遺址今以名村因其舊也村之西有山近視之若夷遠望則豐隆聳秀青草蒙茸如翠屏狀其極頂前後又有小峯突起中區平坦畝餘舊有泰山等祠聞之故老云厥初創建幾見神異今雖漫無可考然歲時伏臘邑中人士瞻拜祠下者動以數百計往來絡繹若或使之亦可以稽此山之靈也余自總角時每一過輒盤桓不忍去及宦遊於外雖日在懷抱然鞅掌王事未遑也癸亥春以公使抵家取

開登覽舊興復萌因鳩工飭財結廬山麓名曰西山草廬廬之上構一亭亭名心遠乃太守武川杜公所扁取義於淵明心遠地偏也亭之上壘土爲臺仍虛其中以磚砌爲小洞洞名尋樂窩洞上復構以軒軒名玩月蓋以臺高軒敞月明時來景更佳也又於前後栽樹千餘經營數年室廬漸多林木漸茂西岩之上煥然改觀矣余今告請東歸投老於此日與鄉隣故舊藉草開罇促膝共談山色答蒙禽聲上下不謂人世也酒醉興逸則攜手攀蘿躡道上絕巔俯視塵寰以舒一嘯遠眺博陸大澤儼若淡抹輕烟且東小龍蟠大埠虎踞其朝拱而環抱者又不知其幾[illegible]煙村散亂雲樹參差灘瀆海右咸歸一覽其真

奇觀也哉攜手南下載覽載行過漢高士逢公祠清風高節里之人猶能言之迤北而東則為忠宣公墓石獸森列松檜蔥鬱而其子孫之環處於其側者猶濟濟焉因感此二公者一則名在宇宙一則功在社稷將與西山並峙千古不朽地靈人傑豈不信哉幸此壟北又有別業即素所以明農處也仍命童子採擇野菜砍取新柴和根以煮帶葉而燒蔬成進酒覺有餘味擎杯縱飲不知日將暮矣少焉月出東方濤光皎皎衆皆仰視懽然稱奇酒復數行余興未已乃對山而歌曰西山崇兮可遊觀以適吾情兮山有洞兮可靜坐以養吾性兮洞之前有廬兮可談道而讀書兮廬之外有田兮可躬耕以養廉兮余幸歸此山

兮風月其無邊兮愧宦路之委曲兮苦何求而不足兮客皆點首稱羨相揖而去余亦秉燭而歸萬慮澄然不知歷時之爲久也晨興復至西山草堂援筆記之

逢萌祠記

鄒善

予讀逢子慶傳未嘗不歎齊之多士何也淳于髡辯士也陳仲子廉士也魯仲連天下士也若子慶豈不稱高士哉觀其擲幘之歎掛冠之蹤首盎之哭與所遊者或隱於俠或隱於儈其意氣亦深遠矣當新莽時悲三綱絕而逃隱宜矣乃光武中興竟亦托耄齒不就徵何歟或以謂其恥諫議之授慮大行之難然耶吾鄉子慶故爲昌邑人今年友孫應兆氏訪其子孫不得乃建祠

西山麓肖像祀之屬予記予謂宜爲書院以養志名蓋取諸本傳云方子慶之恥爲人役走大學學春秋及莽敗漢興乃復自遁左歸此其志亦非欲長守邱壑而不以濟時爲心者史稱萌養志修道人化其德似有以窺其微矣至於齒之果毫與否意之果有所托與否亦不足深辯獨謂天壤間自有一種高標足以廉貪立懦有補於世教者若大暑鬱蒸而清風倏來照者始有欲蘇之漸何則人之處世其跡固混混爾使咸如鷄鶩營營終日而竟不知所以營營者何事亦虛浪等死耳至於雲鶴則五步一啄十步一飲翛然無求於世而神固常存彼其志誠自遂也漢迄今千餘年其富貴湮滅者何限而子慶獨流光耿

耿則世之營營不自知抑又何哉史不言其志并所以養者其欲人深思而自得耳萊之西境有孤山舊祀夷齊豈避地北海之所茲其聞風而興起者歟夫子於夷齊咸以逸民目之若子慶所謂逸民者非耶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論人亞節處已貴極乎將與應兆民勉乎其極而建祠撰記以高子之風其欲緣此勵世而冀養厥志亦未為不可

修平度州學記　劉應節

薛侯以名進士來守平度之明年為萬曆己卯重修郡學功成先是侯下車謁孔子廟周視之歎曰學宮茂草矣何以為諸生羣遊息鼓舞嚮甚非朝廷崇道作人至意迺謀諸僚佐暨縣君尹

君祖君更新之檄請之當道僉報曰可侯捐廩斥羨鳩工聚材纖毫無擾於民經始於巳卯七月訖功於是年十月凡閱月而告成爲先師殿五楹翼殿有廡側堂有齋從以名宦鄉賢文昌文忠諸祠爲戟門爲泮池建騰蛟起鳳仰聖育賢諸坊後爲學舍爲廨宇爲射圃爲敬一亭一切庖厨廪庫階房門闥與夫圖書册籍祭祀燕饗之器靡不煥然改飾充然畢備侯乃率二三子升堂問業衿珮顒若歲時薦享駿奔有儀賁鼓大鏞於倫有奕如遊三代之澤宮禰瞽宗而聽雅樂也何其盛哉時郡博張君漢節等遣弟子員張朝道輩問記於余竊惟平度爲古齊地建在海岱之間泱泱乎大國之風固太公之所表而季札之

所誦也或謂其急功喜詐風化寖衰論古先王觀魯諸生猶避席焉豈信然歟夫膠東文獻代不乏人諸士危冠方袂于于然挾册而誦鼓絃而歌蓋東西魯也史又稱其闊達而好義多文而足智夫好義則禮讓可與足智則巧詐易作是得魯之遺猶未免襲齊之陋也魯為秉禮之國而泮宮之作不無待於僖公況今日之齊耶昔成周造士本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翼之以孝友婣睦任恤之行廣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肄有業辯說有數舞蹈有節視聽有物教習有時辨視有等憲老以示之法撻辱以示之威覺之歲月以觀其成蓋其待士也如處女其防之也如鄰關之譏非常夫然後道德可一風俗可同日益

烝焉登綦隆之化此此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即其所以治魯也不可以治齊與侯為政務以德化民養其長老訓其子弟日進諸生而程督之彬彬文學之士盈鏘濟矣然則變齊之陋歸先王之道俾東海遺音復見泱泱大國之風其在今日乎猗歟我侯建學之功方之魯僖誠無足讓予不佞無能頌明德而示不朽其有愧於思樂之詩人也哉

修萊州府公署記　胡來貢

萊以瀕海朝鮮赤白羽狎至因大治其墉堞成終始以告安龍公拮据也屹然大東一巨鎮真足號東秦矣夫錦衣棨必不敝絜棠墉而郡治之不葺生聚北墜無論非公御堂皇之心即非

公所以成城之心矣強弩之末豈其眞之餘勇焉此不過博一
時簡靜名令缺者因仍而敢者亟潰以廨宇爲傳舍前以遺後
後復仍前瓜期踐代之間便屬身外長物矣又何以治國如治
家爲也公於是檄主者詔陶暨梓陶之薪木之材圬之灰石工
之備一出公鍰或分俸餘堂皇之後益以敞軒則僚若屬之所
以請君問者公事則公言之耳下至輿臺隸胥咸得其所門屬
之門廡屬之廡其介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儀門與復拓其舊
館一大創之丹綠元圬庖湢之必飾也公可以乞言大夫士[illegible]
以至偃之室而貴其區區矣夫蒞民者以爲倖各有藝極務蓄
其力矣夫使其力有可用而上又非後焉用之又非顯焉繫用

之持一事事整頓無即於憤懣之心則民豈自愛焉民若曰
庶之間公猶不肯仍瑕襲缺必先自立其藝極之地令斷斷改
觀況復布和修政豈其猶留蠹我者以養奸慫惠也辟之治家
井垣甋庾之剷安頓得法則必無饑寒痛痒迫焉而不動念者
矣汲黯平淮南之政臥閤而治斯奐然之署足爲公臥具乎哉
公行有宣室之召矣龍公名文明號斗冲巳丑進士銘曰維萊
之署東海之隅據郡之中七邑之樞其宫塗附胡爲大都肇自
龍公亟徵所須以補其缺匪事乎鏤以徵之備無哉踟躕綢繆
拮据奐然名區唯公之政政與民俱唯老弱是扶唯蛇鼠是驅
靡赤匪烏唯公之廸民唯鞭蒲而徧炊以雕胡大創之廨臥閤

而吁是爲關痛痒之宰一何似淮陽之大夫

修萊城記

趙燿

夫萊州有城舊矣其先蓋委土爲之洪武辛亥有指揮使茆貴者奉命守萊始闢北門被土以甓儼然稱名城云二百餘年星霜變易城垣日就圮毀有司者倚藉承平睬其治爲傳舍孰有爲民生計久遠奮起言修者萬歷壬辰倭奴闌入朝鮮勢焰震甚說者謂乘風振楫瞬息可抵登萊而人心洶洶始懼斯城之不足守矣當是時金壇于公備兵吾萊方與登畫地爲守一切深念乃謀諸郡守南城王公邑侯分陝衛君上其議兩臺決意修之顧經營數閱月甫舉一隅輒相繼遷去而于公尤低回[illegible]

嗟不能置焉居無何廣陵盛公由平陽治鼠耀海右治兵憲使
來代于公甫下車周歷城垣則慨然歎曰斯非于公之所爲晉
吝者哉是在我免第所與我同心共底厥成者非貝二千石不
可也乃謀諸郡守信都石公及邑侯分陝崔君征繕力𣪠而石
公又以憂去盛公悵然者久之廟堂知東方多故也環睞郡署
抱經濟才無如此部吉州龍公者遂推擇出守吾萊至則與盛
公抵掌而談首及城役意大合焉而二三郡僚如雞澤王君輩
咸弼成之問錢穀則量徵於州邑曰是吾所共安危者也問力
役則取卒於踐更曰是吾所藉城守者也問工匠則更番於屬
籍均給稍食曰是吾所休之平時而庸之一日者也已又各捐

歲俸爲衆庶倡而郡縉紳士民靡不捐貲以佐者於是伐石於
山陶甓於原積芻購材人馳車轉踵分理屬之庶僚而龍公復
以盛公意時時督責綜覈其間如家事然故所費僅三萬餘金
自戊戌暨庚子不三越歲而百雉雄城巳屹然告成矣郎守公
詎卜其有今日哉城舊制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崇三丈
五尺闊二丈基廣於巓今殺其基與之以石礮甓直上類削成
焉有門四南曰景暘北曰定海東曰澄清西曰武定各建以大
樓棟宇巍峩登之千里一瞬也四隅有小樓亦重簷峻起若飛
唯跂大樓制差儉耳門隅之間每若干武爲一鋪鋪合二十有
四北城有元帝廟仍舊南城東西二隅新貌文昌武安於上晝

取揆文奮武之義云城匝池闊三丈巢水交流映帶左右工既訖龍公曰壯哉城也非盛公孰于斯是則相與襄間四望驩然喜曰噫是非所爲金城湯池天府之國者耶邦之人世世萬子孫利賴之矣乃介邑侯劉君屬不佞爲之記當斯城之初議也不佞竊與有聞焉而衆論紛紛鮮有不難其事者蓋功大則費不貲而措置之難勞久則力易罷而底績之難人衆則意各殊而相安無怨之難今茲之役豈曰修之觀其城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新實創建之矣乃所費若而稍所歷若而時不擾閭左不煩縣官一錢而一旦就緒衆無間言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其諸公之謂哉謹記之以告來世

俾知斯城之不易也而恤所以守之者盛公諱稔號成西丙戌進士龍公諱文明號斗冲己丑進士劉君諱蔚號耳暘戊戌進士俱見在事其諸公名氏暨諸勤事文武吏別有記不具書

修萊城記　周如砥

萊州舊城築於洪武辛亥迨今蓋二百有餘禩云萬歷壬辰海寇寇高麗久之氛益惡並海戒嚴改築之議用興事在丙申丁酉間始其事者兵憲金壇于公郡大夫南城王公也亾何二公輒相繼去繼王公而守者曰冀州石公亦不數月憂去工幾中輟戊戌天子念萊股肱郡特勑儀真盛公備兵其地而己亥命推擇諸郎曹之有經濟才者出守萊得永新龍公龍公之至爲

是歲十有二月時東事業已告捷凱旋矣衆見以爲役屬得已
志稍稍懈而鷸沴乘之戍人楞服修營之需一無所恃故于時
議已者半初發之道也或以爲我實貽之夫且復來來必不于
故道萊牟之間迄寧曰矣舊已夷而新弗營何異延寇于是議
築者亦半龍公曰是皆不然吾聞淸風至而城郭不修入其國
者有以觀政吾飭吾政耳寧小醜來不來之間且非常之原也
已倪弗因再姑滋難亦智澤門之誣我則桿之而以其勞怨遺
後之人弗仁利九弗圖害一是怵弗斷夫歲則信寢吾將以此
修捄焉旅戍萊而食萊食等耳與坐而食毋寧以役其築也遂
以其言請諸盛公盛公曰吾意也力主其議以聽公自爲經營

公於是首列地方水旱狀以聞獲減郡租十二而緩征平糶發廩勸分諸政一切瀝心血從事民喁然以蘇于是則又取諸浮淫之蠹冗羨之耗悉以一篋法裁之其他積逋之殖齕稅之苛采榷之壟斷復移檄稱旨日相旁午而不難以其意爲調停身爲翼蔽于以免元元于魚肉民是以翕然而歸命也于是則又下清滯之令而吏治簡嚴委署之禁而儒職重優囿窮之郵而士節恬開自新之路而民頑化蓋下車不踰月而政與俗交安於不擾官有暇日上下內外罔那爭也夫然後命執事者括壩四面槃挨橫亘而以其未築當其已築得其爲十倍者二及還以已築之費籌未築之備二十而討之未有其一公曰是易耳

以白盛公盛公曰是易廿二公者因各以一歲俸金爲捐郡邑
以下無弗捐者已而士大夫劄賈屬邑效義輸者踴躍獻者絡繹
而公度所入已及三萬七千金有奇蓋于前所慮二十倍之額
僅僅半焉遽止之曰已矣是已足矣爰謂某官曰此莫非官蘇
民膏也爾其司出納有覈無漏謂某官曰木石甓堊之事爾爲
政無苟惡無苦窳謂某官曰爾其畫地以專作者省試䟽成毋
瑕而不堅以爲舊貫羞謂某官曰爾其司轉運南山之石河濱
之陶常使待用而毋使用者待之乃有攸濟既又申之曰各敬
爾事夙夜罔或不懋以臻厥成時唯爾功不者亦唯是爾執其
咎蓋經始於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落成於二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日城計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高三丈五尺闊二丈而是時所修實圍一千四百一十五丈六尺趾以貞珉如山之有巃嵸直上聳擢而壁立如削其中堅而外錚錚又如出金鐵之鎔鑄金城也哉城之上為大樓四于門小樓四于隅門隅之間每若干步為一舖舖合二十有四城之下周池成淵其廣七丈池之外繚以郭垣柵之其圍如其城之數其重門皆被以鐵門內外又別有周廬以資巡警城大小各四樓之外又別有戍樓八以防不虞閭石吳笭莫不畢具而貌元武於定海如故事剏畢賜一面東西二樓祀文昌武安之神制乃大備然是時金美者尚以千百計公因偕二三僚友命駕而登周覽稱善乃

北顧神京肅然如有所對越者門戶闢之綱呈圖之壽封疆者臣乃今幸免於戾矣乃西眺浮汞之故墟東望帛弋之京觀目姦宄蠻吞尙猶有生心者乎將如此湯湯者何旣乃南睇膠水又南睇卽墨悵然者久之曰二城其猶足志古道哉穀梁氏曰其民足以滿城而入萬來歸匪城則虜子與民曰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而三年不拔匪城則完然則古今所重蓋可想矣凡我僚寀尙無恃垣墉而忽閭閻之下君子曰甚矣龍大夫之善言保障也方其城城也之亟城旣城矣弗城之恃蓋觀察盛公之所以屛翰一方其道亦若此也宰是道也萊民其有藉乎余是以并記其言以詔來者而嚮者于公王公石公在民之政亦

固可考焉

復東萊小學記　孫善繼

皇帝御極三十載道化翔洽天下惟時天下郡縣皆有學而山以東則吾萊爲昆盛萊侯龍公力以精緻之猷布慈惠之教而會大宗伯奉明詔且申嚴學宮約禁一切遂飭材核士行正文體焚奇書絕詭進諸如此類所以磨勵興起甚至公既奉行維謹然猶謂不足廣稱德意也則重念古有小學小學者蓋與大學並建以升賢造士預教成材今闕其儀而不舉又令甲在社學羣民間窶兒不能師者往使受蒙亦以助鄉學所不及而今戌無聞矣蒙養忽疎則聖功闕職此之繇惕然于衷用是剏不

神心計日營鳩工度地特創而借作焉凡資以良程用以省功
期以吉飭屬以虔蓋是役也公議不煩于衆則口授也務不矜
于時則身率也費不勤于官則私置也勞不病于民則惠使也
既落成凡爲小學者一爲社學者二爲屋凡六十餘間門堂廳
室翼然丹青堊漆煥然庭邃然軒廓然屏屹然廣垣四周巍巍
然若師若弟子抱器而揖讓絃歌其中者幾佰人彬彬濟濟然
師有餼弟子有課無稽者有禁餼以日課以月餼田凡九百餘
畝附諸學綱紀既畢風俗大行凡我萊人莫不共欣公能重學
以致治也春二月事竣夏四月公乃以書來屬余爲記余何足
爲公記哉余惟萊故郡甚矣微但學校已也自公下車二載有

奇無論孤與孤闈賦修舉莞鑰之常即如堅塼一事更三四大夫所弗克就緒者而公不惜避心血爲之荒而勸賑災而設槎暇而課農整屯又暇而獎廉崇孝杜冗耗之漸清浮淫之蠹新海廟以崇祀繕舟師以遏寇凡此所拮据夙夜何可更僕數持平而猛是鋤惠義而奸是剔既以赤子乘人乳哺之矣而茲又特創是學幸哉吾乘有此強教悅安仁施義濟豈弟父母君子之術也余又奚言無已請效規頌之誼以諗于多士今夫學校之用大矣其效每不見于盛世而常見于衰世然使衰世必不能責學即能亦不暇而其能且暇者必盛世故是學也其興廢可以知盛衰天下同事異用務實者以是致太平務名者亦以

是歸太平苟爲樂觀厥計亦欲第難與易分焉謀易則與難則廢資易則與難則廢人易則與難則廢故是學也其難易可以知與廢然是實心爲民耳實心爲國耳賢者斷行不肖者格夫斷則何謀不可排何資不可借何人不可簡而格則否故是學也其賢不肖可以知難易以與廢知盛衰王道也以難易知與廢邦猷也以賢不肖知難易官論也然則公構是學殆行一物而得三善哉雖然有五戒焉奚可弗察也夫小學者是惟蒙服重積所也服安蒙積安重徑不復夷蹊不復芬童稚而壞厥顛耋不救故在愼始詩書禮樂非爲容也經術道德非爲僞也言華道隱象莊行邪枝繁本剝則豈徒郡大夫之憂抑亦一二三小

子之羞故在正習玩者棄日愒者棄月惰者棄時遊者棄歲是學棄也學棄則所以學棄故在敏蒙夫是小學耳非遽有進退得失關其胸成敗利鈍入其慮也然而參修俟舉有獲有否以生厥健羨心乃不一故在崇恬然非盡弟子事也夫以躬樹標者誰耶我實弗躬苟且以饕餼廩假官僭師勸乎何有故在篤訓是皆戒道也戒者豫也豫小學之所急也豫以戒則愈善善以爲公須戒以爲師若弟子規規須兼收上下交賴推而廣之然則是學也豈惟萊人實受其幸將天下郡縣之所觀而皇帝之福是爲記公諱文明字君見號斗冲吉州人巳丑進士

小學田記　趙

東萊故無小學有之自郡大夫吉州龍公始田自有小學始焉萊嘗有學田矣然僅二百畝有奇費浮於入不足以贍士而續用也龍公甫下車即與學課士頒布科條日孳孳靡倦已而念萊士即勃然有興乃民間子亦吾子弟也放逸而無教謂師帥何會繕城賑荒營屯戎艦諸大役方拮据未遑而河役旋起久之河報罷諸大役次第告竣于是刱置小學遴諸邑學子之器貧清穎者擇師訓之已又念窶人子力不能學則廣置鄉社學凡童稚之可就外傅學書計誦詩舞勺者悉羅而授之塾師已又念博士弟子固自知學然不特勸不迅發又修復東萊書院以居士之高等者身校而嚴督之梓名家藝爲指南經營既定

乃出俸餘洎公羨市民田若干畝歲率入租若干石小學師社師月有廩小學社學弟子書院士日有餼而諸博士弟子舊由所不能周者亦取足於中不此贏而彼詘恢恢乎作人養士之制於是大備矣掖令劉君蔚樂觀其成遣不佞問記用以埀來禩埀永久也不佞竊嘗觀三代人才莫盛於成周之際蓋培植於文武而振作於周公微獨辟雍里選法制之善其代耕養廩所為養士之道豫也故孟子曰周曰庠庠者養也周惟能養故多士濟濟為國之楨周家所以收得人之効而綿有道之長者豈偶然哉我國家建學取士釆酌成周勅憲臣專董之而以時考閱材可需用者授以廩養之之法非不釐然具也惟是廩有

成所在寺者皆厚土不得溢於額之外卽多材備亦一不得用
於額之內矧民間子乎夫天地之生材也不擇巨細與之以日
曦之以風潤之以雨露然後物得其長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
桷無一而不適於用人之儲材亦猶是矣龍公嘉惠萊士爲小
學爲社學爲書院爲田居殊其地教異其方人差其等事秩其
序至於饔飧庖廚之用徵輸出納之宜罔不區畫周至開遡黜
興舉成人小子而譽髦之譬則大造生物巨細不遺諸士子感
奮興起才賢輩出卽異日所就不齊均可以隨分効忠乂安宗
社則自今日之養基之也萊俗故醇樸邇緣榷市採山諸姦宄
日蠧於中俗寖以敝草澤隱伏竊虞有戎心爲公以絃誦遡化

倡率一方豈直萊士駸駸向風雅意漸摩且足維風善俗消弭釁萌治安之術實利賴之矣讀循吏傳所稱文翁化導人才移易風俗外無他奇異以今觀之殆公治萊一端耳公頃奏最矣天子嘉乃績倣漢世召補公卿故事行有顯陟舉萊之已試者措之天下使成周太和見今宇宙間可也喜而爲之記田制之詳載碑陰不具論

萊州府續置學田記　　趙煥

太守劉公捐俸金置田隸學宮以贍多士鄉大夫中丞胡公已爲之記矣久之俸復羸則又爲增置若干畝按令高君觀瀾[illegible]於博士張子善蘇子謙曰孔子言夏禮慨文不足徵孟子[illegible][illegible]

非由籍去而交亡所致乎廼屬諸生員孫生一驥章蔺余纘記
其事俾太守嘉惠學校之意並諸永久甚盛舉也余惟今之議
吏治者率謂有司急錢賦勤簿書其於學校教化置若弁髦然
而禮賢愛士校藝談經緣文章以飾吏事者往往有之獨於養
士之道缺焉不講耳故以簿書程吏率十得八以文教程吏率
十得二以養士之道程吏率累百而不能得一何也養必藉田
田非可以文致令歐也有司者方苦簿書錢賦之難蘄筐篚共
具之不乞安取所謂贏羨也者而為士置田乎吾郡邑之有學
餘二百年矣故無田而劉公捌之可以徵才俸入羨而不以自

私可以徵廉樹軌課稽興起斯文而不忘其養可以徵惠學圖即一事乎而劉公治狀已足槩見其他輕徭節費賑饑發覆理滯伸幽恤孤掩骼種種在人口碑者又不具論也於戲教與養兩相須者也上之養士與士之自養兩相成者也士居四民之一而不得與四民自食其力故有俯仰無資婚喪不舉者抑闕而丐於有司則節詘抗節而伸大士氣則禮廢廢禮讓節者衰於教而原於養砥節礪行禮讓相先異日對公車備組綬當亦偉自見即不然而躋美賢序彬彬一時亦足以成雅化而移薄風如其黏升斗以自潤而已矣其或恣睢壞實於其間則豈劉公所以捌置贈置之意而亦豈諸士所爲報稱劉公之心余故

因其請記而申言之欲諸士因養以成教不但使將來著

也劉公氏號邑里具胡中丞記中

東萊遺愛祠記　　董基

萊地沆斥磽陿種藝不饒群萌勠闘囂甚挽者亦宣朗慈惠不能萘隱軫恵自秦郡縣以還惟楊循起以守著郤金一事焜燿千古他諸狀雖靡從考鏡大都可知也國朝二百年來吏治彬彬質有其文廣宗崔公道然稱首遂與伯起並祀繼楊崔而起郡守則李公婺楊公志學監司則憲副　僉憲王公文翰大叅劉公有誠斯五君子者上下百年間不可謂接軫也才難哉初楊崔祀郡治內嘉靖丁酉增祀李公移之小學址稱三

賢祠毛文簡太保記之戊申增祀吳公任給諫萬里記之甲寅
增祀楊公王比部肇林記之後復移祀楊崔郡治小學址惟祀
李吳楊三公久之增王公再增劉公是稱五賢祠皆衆論所歸
云歲壬寅郡守吉州龍公視事三年百墜俱修念五賢祠門右
出又念萊子弟多貧廢學因移五賢祠直指署東改故祠地爲
小學於是五賢祠始南向殿宇廊廡視昔有加奕然改觀矣爰
屬不佞紀其事時萊士民謂公已三年考旦夕且遷去萊人當
有特祠祀公宜先貌公附五公右侯焉乃公不欲自見之謙呵
甚厲余則有槩於五賢又有槩於公之繼五賢人情固未可重
誣矣李公當宏治間治萊去今幾百年志紀其擴崙創成尊學

教士撫流徙罷駟牧□□□六年之澤尚在人心也楊公□□
千乘易離不爲蕭然可書縣廉幾稱更矣監司持大體不親民
事舊志無紀焉乃吳公則在給諫所稱何備予給諫謂新河之
罷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何無論已王劉兩公在事余既爲諸生
與討備目覩其行事行有利於民而已嘗世廟大行余從諸生
中見王公與蹕甚哀生不忘者可知斯其所以致力於民也劉
公在萊墨吏解綬恐後二刺史部閭里豪無敢爲政者乃窮詹
吾屋蠢蠢小民不知有□罰矣龍公位萊以來聽於心視於新
息於瘠動於目如刀□如刃遊閭何邑穀嗟不贍於縣何族
之不寧於教何吏□□入何人嗇夫不□□於法殺□而勤勉

變鈇周歷而河丁息肩部曲鮮嚬伍夥命無亂教採權而為虐
壙壁海廟學宮吏廨諸大公役所費減鈇無算未嘗請縣官一錢
易農之餘解藏之袤觔不亡一錢毫不屑推振也余所謂三百年
所缺略若待公而備其制者五賢無能愈之即楊崔兩公當亦
有讓公為其後矣故公之碑無虞而我萊人之情無根而固其
視公也又安能終已乎一東莫如郡登之畏莫如口期而
達莫如郡公以重任行我九三年稱久矣其弊弊然絫隱軫
思而計我萊人一日遽去之戀之則舉杏而豐之則望其貌
公也固宜不能終已矣也、文明己丑進士

郡進東萊口先生書院口世業志

東萊先生倡道於婺其世[illegible]而於萊香[illegible]
鄉之賢哲平先河後海不寸[illegible]所自始則[illegible]
也景泰甲戌間立先生祠至正德甲戌移[illegible]其學[illegible]
院易祠以書院將後之髦士肄業其中頌先生詩讀先生書[illegible]
先生禮器如見先生者則其興也尤易爾祠是書院議革而[illegible]
僅存萬歷己亥龍公斗沖以進士來守是邦甫視事謁先生祠
瞻拜先生肖貌於荒烟白草之間低徊久之不能去即欲更新
書院乃奪於海防禦倭築城陞繕樓櫓練水營兵為豫戰守固
藩籬之計且歲歉而民勞未遑也越二年海波清晏百廢俱舉
于是聯師儒勤考校劃[illegible]文以式多士建小學一社學二而

先生之書院相繼而落成焉門一大書東萊呂先生書院肅道
而入爲戟門爲照墻爲棹楔十爲講堂五楹又進爲先生祠堂
三楹耳房二楹前後書舍各列於堂之左右者共十六楹庖湢
稱是闢以馳道繚以高垣堊丹漆絢爛瓌瑋是役也雖因舊
爲新而實宏隆壯樸先生之學斌斌振起矣說者謂先生書院
始成之旋廢之又復成之若數存焉余謂數之理茫渺不可知
所可知者人耳當正德繼統是爲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文風
遐暢穆宗莊皇帝纘承先大以惇篤而賢公卿實襄翼之一
時縉紳士大夫宗良知主靜上徽之學闡濂洛關閩之旨者再
[illegible]督兩臺改又進[illegible]又請公[illegible]因進遵守祀贊宗之訓凡以培植先

生正學之一脈故鐘虡爲不移也嗣是江陵秉政罷天下書院之在名都鉅邑者以千數先生書院化爲烏有而文獻幾無徵矣惟我皇上天縱聰明英謨神識江陵絀而從祀孔廟者又復得三人天下知上意所嚮丕揚文教而書院之廢者稍稍復新萊郡東枕大海西連泰嶽北衛神京儼然擊柝重門稱左輔焉任玆土者使無所闡繹紹明何以淑人心成教化則萊之書院宜於列郡爲獨先一以風往一以興來一以尊令甲之義俾海濱化爲鄒魯佐國家煥乎有文之治玆公于萊之書院爲獨重也嗚呼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不有後覺孰彰先覺則先生書院之成毀毀成果數耶抑人耶吾嘗譬先生之道如五星麗天芒

寒色正而不能必一日無陰霾又如江淮河漢天下共酌而不能必一處無壅塞然掃其陰霾而使之明決其壅塞而使之行則其補天之手行地之功非龍公疇其任之哉公諱文明字君見吉安之永新人古今稱節義文章首推大江以西而吉安爲之最公產是邦廉頑勵懦開務成物于先生若有合也故其嘉尚如此云

重修關西夫子祠記　龍文明

邑邑故有關西夫子祠歲久圮矣春初余行部過其地謁焉病其湫隘蕪陋不足以妥神而崇祀謀新之乃發贖鍰若干屬其令李君買祠旁地亦餘長稱是闊半之諏於四月廿九日鳩工

衆財撤舊易新造二閱月而告成事首爲門三間次爲左右廊
各三間中爲講堂三間後爲左右廊各五間最後祠廳五間貌
其遺像設香案春秋時祀之又建坊牌祠之左以瞻示往來過
者式焉既成李令請余記其歲月以貽後來余惟祠之義思也
思其人不可見祠而祀之以寄思焉示不忍忘也公當漢末造
其功名不甚究於用治郡即清白吏而往事遺蹟故老鮮有傳
者乃千餘年俎豆而尸祀之一祀於萊再祀於昌邑何其沒而
愈彰久而愈不忘耶於乎茲實德自然之符而好德固然之驗
乎夫養莫定於應卒守莫嚴於潛伏公之涵養操持其隱微莫
考矣獨其卻金數語眞確鎭定不假擬議安排而暮夜應對天

地鬼神實鑒聽之此其人豈以昭昭冥冥易慮而操養素定可槩見矣夫德惟實則可久而信於人深公去茶且千歲餘祀之御祀之邑俶而復新遠而彌親玆非實德感人之明徵哉故今入其祠瞻其遺貌油然肅然若見其生平聆其謦欬則吾心之神不可欺與公之神若爲感耳若公者處爲眞儒出爲名輔稱之闕兩夫子不虛矣抑亦可以無議矣乃後世學者猶不滿焉如曰天地無二知何求之過耶且天地之分久矣南北殊位冬夏異祀使其制不三代將亦不免於雌黃之口矣以公大節俊偉而猶焉置喙將誰使正之大學語愼獨而引十目十手之訓又奚但分天地人我而四乎大抵析理宜精原心宜厚公之言

特以折其暮夜無知之語本自持明確當乎名理無容議者亦或
意過求殊失本旨若猥云析理則獨知之地毫不容欺何待於
四獨知之內幾不容藏何止於四卽善議者且有遺議公自名
儒豈其見不及此而嘵嘵置辯慮能爲公損益哉余因記公祠
而表明斯義以戒世之過求無當者

新優老亭記　　龍文明

俗德之醇民髦播樂者根自人心乎實秉世教者有以樹之標
也不穀謬以剖符託於六七長吏之上四三年間凡有裨郡治
靡不焦勞畢力可幾無墮矣維是優老一節時用亹亹顧諸令
長遞遷遞代未襄畫一之軌不穀覩之蓋闕如也會上臺憲宮

恩詔民年八十以上許被冠服施於鄉曲不穀仰奉德意設誠致行如明詔矣念海瀕樸茂往往不乏壽耇比如趙封翁之末郎世行年九十有七而視履仙仙故沛縣簿高述視趙猶過其歷乃雍雍拜起如禮至今他可知矣不穀心誠重之故其檄諸屬邑也必諭年望期頤月旦推重者始得預其選復命長吏爲之勸駕抵郡不穀率諸僚吏合饗於倫堂殷勤設飲食相對誾里以爲榮已復檄所在遇行鄉飲酒禮衡其德壽崇庠優叙之歲時各給酇米若干斛折帛貲若干鏹已卜隙地學宮之左庀數楹亭焉顏之曰優老以示崇已復製木屏繪諸老人像其上或頎然而長或傴僂而促肩龐髮皓衣冠扶杖甚都儼香山洛

祉之遺蹤也豈其後彌文蔑實意蘄世人耳觀哉不穀叨有邑帥責所爲勸厲風俗佐寓內孝子順孫以善養其老者意御至也懼久而或堙無由取稽聊紀其事壽諸珉有能因文覈實踵其蹟而光大之俾醇龐之德俗長在大明宇宙間是在後賢矣

是在後賢矣

遊大澤山記　龍文明

余守萊不三載而少會御事旁午夙聞大澤之勝數裹足不得往毎行部過其下丈人傴僂道左相迎余亦從畫鹿中拱而曰語終望其門庭未入也歲壬寅春仲大旱十日焦禾一麥幾無毛十里龜拆相屬禱於海廟雨小應已而蘊隆如故郡子有言

太潭山中有龍潭欄砌久傾圮不治父老曾傳說其靈應祠廟久
積日不試而哀耳余顧謂松栢之下必有茂草豈山靈迺爾而
無天吳龍伯棲止其間也輒罷午篆亟歸郡齋薰沐默禱於甲
寅日質明亟馳笥輿往日停午入山禮拜梵宇肅止焉詰旦謁
龍潭甫禱畢見東南雲忽族余喜神果靈應因遍訪山中名勝
然慮阻雨急戒行輿前驅雨霏微僅溼歸幨而余夙宵訟遍虔
戒日益加恐且數數遣官齋疏去雨凡三四應余猶歛望未霑
足越巳巳日澍雨千里土之坼者俱膏麥之立者悉垂穗矣余
藉神休歲且災而不害豈龍王之積靈而中顯乎謀剏建廟貌
以酬神貺思名勝以久而湮如龍王之靈異而曾不俎豆且久

栖遂并紀大澤諸勝於堂蓋大澤去府治七十餘里出城東南行數里即皆深林秀薄白楡青槐壽藤脆柳亭亭列蓋陰森前後隱軫入俱行樹蔭花香中更深入林薄益叢山類益奇西折而南道中多牛蹄水再南絕河而渡自此俱軟沙亂水莽蒼成望初入時大旱輿臺俱沒脛褰裳扶拉而過蓋擊山環而出泉遂滙爲大澤大澤以此名也南折而東入一谷口輒巖巒四合若插城疑無出徑行久之路有掛者支者隙者可出如此者無慮數十谷口已又再絕流而渡窈谷杳無人聲比歷雲邏數層見樹杪有笑烟繚繞剝啄雞聲出巖腹中知有聚族者然皆篳路藍縷損山鑿巖高下承足而枯生計僅果瓠桑甲耳山漸近

爲嚮圓路𨵿絕不可容中車易肩輿而上昇夫皆喘吁相視旨此皆絕壁崩崖山石亦瑰異多不可名狀道旁有樓子石高可七八仞虛其腹而上繚以簷簷盡復規方如屋而重簷結其巔望之巋然爲樓臺此豈經六丁斧鑿耶余因題爲瓊樓石自此再行數步僧寮出迎指示其上已不可輿行復改肩輿余手扶靈壽小使輩腋拉以行行小困時時息磴上望下方已若累黍矣無何山巔有浮綠若細莎顧問山僧僧云此百尺長松也以遥望故蓓蕾耳蒼蒼者其正色耶又東行不盡危岅者數百步有峪如門又稍進迫東若巷巷盡又經磴邐數百級而下菌輪崛岉始入大澤之腹矣大澤腹中四山犬牙相抱其西南爲

[illegible]峒西爲飛來峰東爲疊案峰西北爲摩雲頂直北爲瑞雲[illegible]
大都四山合沓如埤堄之外有山爲郭郭之外有山爲郛郛之
外有山爲垌爲郊層巒叠障上下凹凸承接其石類俱細潤奇
古爲眠羊爲駭豕爲脫兎爲起鵲爲蹲梟爲禿翁爲曝背爲閨人
簪髻爲飛帆爲步障爲脫瓣蓮爲船爲屏爲雲爲白衣蒼狗眞
令人應接不暇畫家所爲蔴皮鬼面皴宛如筆墨淋漓新寫生
繪之上此茲山石之奇也東入山口竦松行行列隧已評三齊
爹骨山又土宜楩栢而絕少松徂徠之松曩疑虛語此入齊魯
後僅創見耳比深入見松如水石爭穴生無隙壤巡麓足至巖
頂覆地插天與翠巘丹峯綴聚而掩映無之非松也或生於石

髮其根如老龍盤旋百尺其柯百年臃腫而會不盈丈或長於壑其頂穿巖松之趾而出而轄結爲一身或壓於臥石老榦橫生而如梁或啣崩崖而倒托根於天而首踞於地或兩峯肩摩處松之踵下懸千尺其頂糾纏呀呷合爲戟門或俯而爲喬或仰而爲梓或細如筳或大如輪或卑而傴僂或高而壁立每客過其下笙簧遞來無風自語遠近與澗聲相亂此茲山松之奇也山之中方爲寺寺有廊有門有夾室越門三重爲大雄殿殿中奉如來及阿羅漢像殿材鉅麗雄壯余方疑此深巖絕壑安得金縷楠櫛比夫寧致自雁王王耶主僧稱此殿材不外假因山治山祇伐石爲礎斬木爲梁焚枯爲甓此州元此花身也殿

後石上有乳泉泉流不止然其源出山達而間麗於土微有土氣余裝茗而未試出殿後西行松隧中數百步有蟆石石婁髮如蟾蜍余怪其上四簷披離各三丈許而石根僅如連蒂似可搖轉坐其下者多髮豎竟不得其解蟾石右方爲東南吟壇昔督臣使者沈公與里居胡趙二中丞翁大廷尉董公諸名家倡和於此而勒名石上者也蟾石上下有獅子石香積石天耳石天眼石天耳有耳輪附於左天眼有目睫貫於頂其獅子香積類此皆以像得名從蟾石西行再迤邐而北爲天池天池在巖岩下旁竇滴水流入石盎中澄泓渺瀰山中可供一人用巡池而上又北折而西則皆鳥道雲關衝不可托足最西攀蘿仰面

行數十武越一飛梁又行可食頃及一絕壁壁峻直不可登微見其旁有鑿竇痕盤疊余笑謂此卽余公輸雲梯也循級攀竇以足附手而上盡數十竇得平坡又西行度石梁入飛來峯頂飛來峯亦大澤山之最高處也而猶爲瑞雲之梁甫從此北望瑞雲尙向萬仞不翅涬溟然第之顧瑞雲之勝此中已牢收目境其秀石奇珉非烟非霞而似環抱飛來渠渠若近攸是北壁間李昭道金碧幛子也峯上多代石詢之知昔人欲作望海亭而未就惜不助愚公成此損邱峯之北爲大海海濤歷歷蕩襟袖上踞此地特有元鶴戾止知去三山弱水不遠矣峯旁有仙人橋仙人橋者以人不可度而名也橋下陰壑萬仞石齒皆如劍

俯視幾落膽余賈勇振過其上然以亟欲謁北峯不[illegible]而
遊亦謀賈勇先登瑞雲僧謂北峯峭絕險於飛來者數倍卽老
於此山者不能往微聞樵子謂此中有山如門如屋有泄於山
巔耳余因止歇步而東北謀急入日照庵於是行盡嶇嶔處得
一半壞逕見有林木而庵宇蕭條蓋日照背負北山而藏於其麓
故也庵之傍多喜樹與喬松競茂庵後石池為湧泉出洞稱石
髓而未入支流者泉最甘余携具試茶其上度其地僅可置一
鼎一牀留數客耳坐久之潮滿水漫流履下遂出已復尋別道
入寺閣寺之左腋而出至邀月臺臺石故平曠如百張席可以
邀月遊客多留刻其上余止宿之夜散步徘徊俯觀月娣若自

峯隙樹梢而臨因漫題爲月臨盤臺之東爲摩頂東北望日出
視日觀而近卽今佘龍石而書日觀日虎次關白虎谿望蓮臺
皆殊賞遂循松隧而南達於東巖之隧中此地古道平直可容
肩輿遂乘輿數松行猶曳而過隧盡乃西下幽谷中有松數株
皆合抱僧顧謂此乃宋元物五大夫之裔有封爵者也又西行
歷亂流而度得白虎谿谿正視寺門或以遠公三笑名此未知
何指顧坐此谿上四峯皆如屏幛峯之欹者正旁者秀且水泉
高下委蛇上澗果腹復流下泄顧視谿北欹石上水不盈寸而
雪乳噴薄泱漭無際時分流環谿而過多濺衣袂可俯而承歡
信佳尋也其傍爲望臺此地望北山蓮峯如初放菡萏絕無介

側從它所觀則皆如墮如坼矣大雄中蓮因亦應作如是觀大
慈氏所謂倒正二見非乎歷臺而上爲入山舊境是日朝晴暮
陰出山時雲容變谷萬松千巒出沒移徙未定撓非舊路然歷
劍門樓石則儼然故人也蓋余於大澤久疎而實暱余之困山
靈能蘇之山之靈余亦能表且記之先忤而後合余與此山有
焉若二勞不其皆余屬名勝經年耳而不及目忤而不卽合豈
二勞靈寶經吳王巳先得不其中有康成書帶草俱屬有主遂
以先合者而成疎耶夫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實而增名以阜民
而增勝則余於大澤且端拜而議矣

遊大澤山記

范鍊金

崇正丙子春孟陬月中浣之望夢遊大澤山崎嶇欽崟廊廡間
然深扃旁一峩冠博帶者引啓殿扉金碧煌灼峯如青螺樹若
蒼虬僅登半崮覺來神魂飄灑何幸睡鄉入壺天也歷下浣盤
鞭萊郡使君遊東牟未旋逢夙契孫君莞爾前曰萊國之勝推
大澤稱最此日天霽風和登眺正其候也余鼓掌笑曰生志宿
矣相約同調欣策者五六人惟余乘慵蹇迷荒散步問路田叟
遂僻而蹊愈幽晡抵山根柴門春色迥異城郊性恐亂蹄礙碎
勻嫩便御轡憩野茵以當胡床癯叟告曰山徑嶬仄須扶杖上
此時斜陽僅尺蹔足而前鳥道盤折登數武便倚玉山臍嚏天
西照霞綃萬狀奇紅可訝彳亍間突進石磴頓豁雙眸蒼翠四

雀簧百聒鹿銜花渡鳥曳雲還爽氣撲人襟袂余快甚逾旬
松梢來一緇衣骨瘦膚皺聲韻琅琅詢之乃苾蒭使者過小樓
越寶宇斯時明月掛山白雲宿樹側身穿松影深處入方丈石
室中見一老衲龐眉碧瞳譚皆唄元余衆揖畢拭搨列坐旋款
石火燃松葉煑栢子余輩渴喉倦甚吸半甌神氣冷冷欲仙遂
烹石作飯已而就枕枕上圖雲不散便擁雲假寐軒山中片雲
可當世上幾春秋也舉正熟被松溜驚斷曙色隱隱石標出視
之乃赭霞半山時鐘未杵知昏曉不與下界平分余顧衆友亦
起東甫白謁獅座紺幢繡瓔燁然同余昔夢况登隱仙樓松風
香氤四望翠微搔首可問青天邈遲東向遊邀月臺上溯漢宋

題嗆玩一大樹四十圍鱗皮鐵爪苔古瘿頑歷四百餘臘立樹樾一息慈捧茶進之味同曹溪液僧云此天泉上勺也源瀦於西峯之泥丸是峯額西向駕翠峻嶒秀插天表泉先登之㟁石膩滑如琉璃累成縱足則墮石疊樹扶蹝如櫛琪影參差以手捋柯鬚取次而升及數仞遠有石龕斗大內一頭陀古貌綻衲室僅容膝伴具葉一函鉢一器外無長物此際烟火罕到僧一日一飧左有大石如杌趺跏於上足傍穹垣盻窮島極孫君書雲霞高處側一泉自上竅一潤蜿蜒落滴於石窖中半自得液一句所謂天泉是也余咏一聯天潢一線露雲沆半甌春甜數故有洞通上下徑乃烟雲出入之窩人乘風可入捫雲可升洞

口颯颯有金玉韵如綫上有飛蝗凌霄衆友趦趄而退余獨

屨跣足而上頂有仙人橋門闕琢成纈蘚縈錯紺紫層盤升弓

胆不敢渡余趨蘚痕飛上孫君亦捫攀躋其巔便是天外天也

余兩人橫襟嘆落吟李青蓮呼吸通帝座一句快人千古恨不

能劃石上白雲持贈知己耳凸徑猙獰倚筇錫蹴躇而下雖石

顛松針躓臀刺膚而興未休回盼山黛雲抹半髻如艷妝下有

石號玉蟾蜍酷肖其狀旁構文士精舍余賦一絕句云天上金

蟆何處逢誰教玉像結龍從才人喜伴雲程瑞便與青山作月

宮東有龍潭每陰霧聞砰訇聲岸葺煖如瓔瑜日照庵在北峯

之岬丹室煥然別一洞府一比丘少年持摩尼數珠穩定蒲團

一小閣黎送茶過此一小緇盧幽致佳甚因題一聯澗面流紅濺客屐樓頭山翠滴僧床下玩石乳泉天成靈姿澄漪可愛味比醍醐同余華樓金液泉也叩石琮琮有聲欲磨崧以點山巔報使君回郡矣諸勝不暇屈指余三而浮圖而刹並詩十八韻荒書於綠篔軒中

修高密城記　　王喬年

范侯之城余邑也邑三老聚族而謀謀勒之石以無忘侯德余惟陳無已爲蘇文忠父志黃樓欲其不忘古也不佞宜有述按余邑故有城城圍四里許承平嬉婾暴風雨歲蝕之幾盡而當事者因循重徵發以爲名人不任役役者輒中輟也曩正德庚

于天不弔我百姓揭竿二十有八烏合不逞子弟乘而入之如虛邑嗟嗟已事亦足鏡矣比者天作我不腆之齊賜之以仁侯侯甫綰綬至而會朝鮮絓於倭枹鼓之聲如鳴宇下視其城無完堞焉瞿然曰城不能禦寇若安能禦寇倘寇從東方來以執事之不閑而繕之無及鋌險而走寧令鮫人鮒人守乎於是訓習士著以節春秋耀吾戎士而括丁夫三十之一得夫千百有奇曰是可賈而使矣乃下令與民期要議亟城而命諸僚屬分方度勢因故墉容以他土崇而厚之倍三之二而外築重垣周遭以里許者四垣內外各湟焉延袤如垣之數深各七尺廣一丈有咫經始壬辰之六月迨竣事凡三浹辰云而其明年五月

間赤白羽益急尋以第千海臺使者田公出倚粟二千斛易甓
支六百緡錢庀甎於冶伐灰於石創敵臺十有二並增故諸堞
務極隆厚而甃以甎爲堅耒計已而積潦灌甃隳者八而歲又
祲尋上計直指捐加脈之羨及使粟若干山積城下人役而人
賚之而城遂告完則是年九月日也之三役也垣翊之垣湟翊
之湟雉堞相望樓櫓甚設索丁於剩齒故其力不煩算緡於畸
贖故其賦不擾聚徒於失業故其儀不害不然庸詎知請俟農
畢而嗷嗷者以時詘藉口也豈其暴民而疲之中野思深哉夫
亦鏡於庚午之轍乎益侯甫議城難者十九已再令邀者十九
役竣而百姓忽自有之乃里無弗公羊而社無弗欒氏政成讀

久民用以和不虛已侯而下與有勞勤者丞則宣城萬君璲簿則東明何君尚纖灤州王君燮倅君則山陽中君歷繼當塗施君謨緦君子以是知洛之有成城也侯名垣字伯師起家鄉進士洛陽人銘曰維我巖邑如金如湯國步無艱迄可以康民既康止忘其疆里城復於隍百堵皆圯范侯曰咨勢且莫支謀惟獨斷用在不疑先秋戒冰未雨徹土且春伊基不愈於素其應登登其堅馮馮蠱若連雲並若引繩我山我川我社我稷鞏固萬年伊誰之力侯曰不有鄰之衆謀衆兆不居曰惟我侯上下同心厥功斯奏大山海嵎巨防齊右追昔山甫來城於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新築濰縣石城記　　陳調元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其職甚詳而且甚備誠慎之也春秋有城必書有築必書每多致譏而不與惟楚令書城沂之役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左氏稱之噫城工之成自古難之矣濰巖邑也右連青濟左控萊牟固東南之咽喉而遼海之藩屏也自省會失陷人心倉皇狀如釜魚莫知所措邑侯邢公晝夜城頭自凡壘守之法無所不備未幾聚衆而謀曰土城薄弱日就圮泐何恃以無恐但念廣袤高厚則庀材難庫藏空虛則募財難且閭左荒蕪民心恫疑則勁衆慮始尤難適登萊撫臺楊公巡視下邑乃登陴借口忽忽以修築爲事侯與之計堅瑕揣高

畀先自捐俸金伐石於山煅灰於治同鄉紳士庶倡義爭先而
計尺計丈旣詳且均一時畚鍤雲屯車轂䡕馳不旬月而大工
告成凡爲城週九里零五十步有奇四面皆石石進數層高四
丈有奇厚二丈五尺垜口凡一千六百有奇上覆以石器孔炮
孔四倍之四門各有閘板板裏以鐵爲正樓五角樓二敵臺二
十八敵樓四堡屋炮房間之月城三至北門舊無月城乃起空
心樓一三層玲瓏窕放炮石其制尤古所未有而侯所遊心特
創者也蓋侯度地先時而備是曰因天取石於近是曰因地至於
均貧富酌多寡畫攤一人稱累而輪心衆事是曰因人期不久
而事集費不侈而工堅遠而望之峭若懸壁矗若長雲登而覽

之西山拱揖白水襟帶誠百雉之雄圖而萬禩之衣袽也不特登萊恃有鎖鑰而遼海亦倚爲翰蔽覡彼楚令晝城沂之役同一神速而詳度堅緻且有倍過之矣吾侯種種善政及守城方略具別錄中姑就城工一事而記其槩如此

高密全城記　何平

密彈丸邑素未有備也衝敵驕長驅變出意外甚至薄城蟻附血刃鴟張勢已岌岌瀕危而密人士竟以效死同心戮力禦敵而城全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密人士也夫密固未有備也城卑隘如培塿也池淺狹如澮洫也無所謂兵登陴者鋤櫌之農夫也無所謂餉宿飽者紳衿之蓋藏也矧以海宇乂安未罹兵燹

故聞警而人有畏心出賞而家有難色余將束手荷戟其何以能全也且客南接諸城北連平度西鄰昌邑東近萊陽當四面名城被陷之勢如破竹驕敵目中已無全客而使震鄰有風鶴之驚人心無固守之志余將僅以身殉其又何以能全也然而宛竟能全者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客人士也客人士愛余且欲歸功於余余曰嘻是厚顏余也余何力之有焉余生長都門幸依聖明休晏身未嘗習兵革之容目未嘗讀戰伐之書未事之先恒談虎而色變既事以後猶悲蜂而心驚余之庸儒疏拙亦大可見也然則今日之全客非余之能全客也全客者客人士也豈惟非余之能全客寔賴客人士以全余也余溯全客者幾三

年愧於密無尺寸功而卒賴密人士以自全余不知何以得此於密人士也余無以答密人士獨於城全後他務未遑而必亟亟焉增火器增敵臺益喜密人士之能自全而又欲後人之永全之也或曰密之全非以其備也奚用而增其備也余曰密之全猶未有備也況乎其有備也

重修萊州府儒學記

國朝　鄧廷羅

古者立國必有學虞庠東序見於戴記者甚備至於祀先聖先師僅有釋奠之文然無專主蓋各就一代之禮典樂者尸祝之是有學未嘗有廟也記謂凡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無則合鄰國而祭此有合於今人俎豆鄉賢之禮焉意者當時蓋

不專祠然要皆不可復考矣隋唐以來天下州縣始立學後
廢釋奠獨有著令州縣吏無所從祭始立廟祀之非國典宋興
八十年慶歷間始詔天下立學是有廟又有時無學也設學校
以明倫建廟以祠孔子計莫盛於明自郡邑以至州衛莫不有
學興朝因之師儒有專官傳士弟子有餼廩宜乎寢廟翼翼黌
宮峨峨甚盛舉也然苜蓿之堂樓鳥鞠草諸生自學使者親臨
拳曲講一書外掉臂而去而有司坐茲土者又非簿書之所急
責卒任其頹敗爲固然以是天下之學宮輪奐者少漫漶者多
焉廷羅承之東萊甫下車而竊嘆學舍之不治適直指使者慈
公學使者施公次第行部校萊慨然曰學校政之首也盍治諸

廷羅不敢以不敏怠其事檄請於當路僉謀於紳衿捐貲庀材崇新鼎建不六旬告成而民不知有役此固兩公之振舉郡人士之嚮化夫孰事洽倘有爲烏足記獨記自古創典之難而今典舉之備當官不以詩修舉爲可歎也吾又因是役而有感於教造焉夫尋常論治輙右魯而左齊此特經生言耳今寓內一區東西俱治於省會無論康成之經術幼安北海之高風漸漬已久卽提衡而論師尚父之言曰尊賢而上功夫德與功未可軒輊也又嘗考管子之作內政其處士於閒燕也曰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斯四言也夫孰非爲士之綱領哉吾較士而爲文見深之衿士彬彬焉第欲敦之

以孝敬母使經術等於辟文易之以事功母使道德溺爲虛器是亦足以爲政矣追泱泱之大風太公爲東海之表教不肅而學不勞管子爲天下之才昔人所謂東西魯者其是之謂與若夫一變至道興禮樂而成風俗以俟後之君子泮水之頌作於僖公車書禮器之盛比於闕里吾拭目以望萊矣堂殿門廡制載郡志今仍其舊不具書

重新朱公祠記

張含輝

唯郡之南有吾萊太守朱公諱萬年以殉難全城詔贈太常卿建坊立祠春秋致祭其來舊矣余嘗考祭禮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

祀之此五者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如公守城殉難一事洵於祭法之五者均有合焉公之忠在朝廷公之烈在封疆公之功在社稷生民公之名與天壤同其不朽公之神與日星雲漢亚其昭垂豈一二言詞所能殫述者哉惟即合於祭法者言之祭法所謂法施於民謂其大節足以扶紀綱風頑懦也公爲臣克盡臣子之節居官無忝官守之責此非其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乎公之合於祭法者一若乃以死勤事則公之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又其彰彰者矣當公之被執也罵不絕口身攖鋒刃而血淋淋猶回顧城頭呼我百姓盡力守城我死必爲厲鬼以報國公死之後一月而救兵至三月而寇亡豈非公之英靈不

兵必城止而後偷伏者乎公之合於法者一至於以勞定國八第知公之功在一東而不知其功在天下當登黃之被陷也其鋒不可當而勢莫可遏設萊不能守必長驅而無所底止公守一城以捍衛齊燕寶護神京社稷享靈長之福是誰之功也公之合於祭法者二至於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萊之七月被圍八面環攻東北城角穴陷頃刻百雉崇完敵衆蜂擁登陴咄嗟而立退非公其誰能禦之誰能捍之哉公之合於祭法者又其四其五此所謂五者皆有功烈於民而報公之典所不容已者也迄今五十餘載當年守城之績昭昭在人耳目雖畸在圍城中者固見而知之不在圍城中者亦聞而知之即後世未之聞

見者見睢陽傳文丞相歌韓文公廟碑如見公之行事焉至今
入公之廟不啻凜凜有生氣乃建廟既久又經地震之變廟貌
頹壞不蔽風雨萊人意欲新之而未果遇浙杭雲巖柴公來守
是郡謁公祠捐俸爲倡重新之用以表揚忠烈以追報功德因
釐正祀典以嗣續千百世之永思夫表揚忠烈義也追報功德
仁也釐正祀典禮也嗣續千百世之永思信也一舉而數善備
其有功於名教豈其微哉此役也爲郡守柴公望司馬來公垣
別駕蕭公繼鏜故邑侯王公光增與郡人士之減舉焉其鳩工
始於康熙辛酉之七月也

齊地形勝雄天下自昔號爲東秦其支郡懸突大海山水阻險勝國時曾設兩巡撫一駐省治總理全省一駐登州控制邊海稱防院焉崇正初登撫標將李九成等反陷登州執防撫孫元化放兵圍萊維時東撫徐公從治防撫謝公璉同日受命駐萊捍禦城守凡七月浴血百戰兩撫軍洎萊守朱公萬年先後皆死之而城卒不陷事平朝廷追卹忠勲詔贈徐公從治兵部尚書謝公璉兵部侍郎朱公萬年太常寺卿勅建祠萊城之南賜祠額曰忠烈有司以時致祀一時之典百世之型也無何值世變祠毀後人重修祠祀獨奉其守太常朱公而徐謝兩公明禋闕如萊郡志自明萬歷後迄未踵修數十年來時移事往文獻

靡徵遂無復有問焉者歲辛未古營吳君秉謙自銓司出守東萊而其受業師浙西海鹽徐隱君豫貞實大司馬徐公從子也以故稔聞當時捍萊殉[illegible]之績而慨其歷歲未久廟貌遽墮乃網羅紀載舊聞博徵信蹟而郡人復檢得其鄉張北海先生歸圍日紀一書按尋當時事蹟無不脗合始知昔者失於詳考備而不舉非前朝勅祀報功初意于是萊士大夫及耆老等同辭具懇並祀兩公而見守以朱太常祠相沿既久不可以合食建議於太常享室之北構堂三楹祀大司馬侍郎於其中而仍額舊賜忠烈祠名庶幾二忠並祀遵故典而加嚴焉於禮爲稱余與學使者石門朱公并題之隨各捐俸襄事堂成[illegible]

熙三十二年癸酉六月十有三日左晋肖像進主而請予言以
記之予既嘉吳守能遴扶文獻修廢墜表前烈爲　聖朝維持
風教之助知政本也而因慨然念杜元凱斤斤勒石一樹山之
巔一沈江之淵爲陵谷變遷之慮後人頗竊笑之而迮今以思
亦未可以爲過矣方公等出身犯難戮力危疆且戰且守躬冒
矢石捐軀全城以障全楚父子下明詔褒忠勳錫爵建祠赫然
一世矣距今僅五六十年而劫灰蕩然斷碑隻字靡有存者故
老遺民且盡問當日陷巓化碧之地而知者無幾也前守柴公
望重修朱太常祠記亦嘗言太常而兩公常山睢陽之節未嘗
及之又因以歎郡乘斷缺國家纂修明史未成有司欲勾稽往

事而靡從也余是以記之以告來者引而勿替竊於後之人有厚望焉已

義烈雙美記　劉謙吉

萊州雄崖守禦所屯民陳三義幼聘同里女王氏已而氏病目失明氏父謂吾女瞽不可妻陳氏子固辭婚三義執不可卒娶瞽女歸伉儷篤甚一日氏晨起覺目中有光漸辨物久之炯炯如初時初三義娶瞽女里中或義之或以爲非人情有匿笑者至是咸驚歎謂天實憐其義而使之明也無何三義家日落貧販轉徙滯京師十年所氏櫛戶紉緘恃十指自活歲甲戌八月八日三義客死氏聞長號絶食請其親黨易所居室鬻棺二[illegible]

三義不上絖一棺其一自殮分室中敝衣物以酬瘞其喪者親黨驚怪且勸阻百端氏哽咽曰吾夫義不瞽棄我我何忍獨活聞者皆泣下九月十八日自縊死死時年二十有二三義年二十有八嗚呼自昔娶瞽女者有之未聞夫有憐其瞽而明之者天不難取已瞽之目使復明獨不能使三義有中人產夫婦皆頭觸下耶雖然三義不窮則不客死三三義不客死則王氏不必以烈見天或者使義夫烈婦相報若影響以厲世而摩鈍未可知也近例殉夫者不得旌所以抑賢知之過毋以死傷生耳夫三義王氏之義烈與尋常殉節者不同天且賜之明而示神異焉而可格以例乎旌與不旌猶有待也獨是王氏且死且作空

棺納夫主與其棺並納壙中豈非慮南北相距千餘里同穴之願勢不能遂憑主悽愴冥通而魂氣或無不之也哉余憐其意檄司是土者轉三義櫬歸而改葬焉而識以石庶貞魂義魄不隨澌滅重逢於地下一散其輪囷鬱結之氣矣夫是爲記

新造萊州府試廠記　　黃叔琳

學自校士之制興試必置院院各設廠山左六郡案屬分試遵舊制也顧他郡多庭楹翼然而萊州府獨設蓆廠臨試取辦卒成凡葦篠之材靡不徵金木之工罔不役吏一一不虞民用滋擾然葭墻板席上穴傍穿冬霜夏霖衝風飄雪士子殊以爲艱已丑六月余歲試於兹見其坐次逼窄肩肘戛摩因謂文塢太守

何其汝體不展責以藝之善可乎遂蠲俸倡議恢拓而郡守陳
君積有育材興教之能力以其事委之陳君毅然力任經始於
庚寅之夏鳩造東西文場共六十檔翔阿隆棟閎敞高明貢士皐
雈用避燥溼具桌凳九百副巍揭棹楔以壯觀瞻蓋陳君復佽
俸孱功而七州縣之牧宰協力助贊故不斂民間一財不擾工
匠一役迄秋七月而營造告成八月余適科試再臨閩闈肆歷
優游樂業入試院左右審觀規模燦新試之日士皆作首如
無復曩時拘束之態而深幸斯舉之爲經久計者至也試旣竣
余乃諗於多士曰國家養士訓之儒師復專之學使歲科兩試
品定進退優劣三年貢其俊良而賓興之可謂勤矣哉皐士

壽考作人爲鄉會之額增儒士之員羣彦彙征倍盛於往昔而泰屬襟山環海人士磊落而英多生童就試者每邑不下數百人披華啟秀爭欲奏能於文字之場夫上奉　聖天子德意而俯觀人材之盛凡除敝更新革陋增舊使者區區於此倍其地之賢者經營而揆度之寧敢不盡心焉然吾與多士之勉學也在積之平日而後試之一朝使挾三寸之管待躡此數尺之地徒以仿摽帖括勦取塗澤以是稱文章能文者云爾乎昌黎訓培根俟實柳州戒輕剽浮夸制科之文猶爾也且此邦鄉推名藝膠西之儒術北海之經書具有典刑二三子曷亦稽討於古先研究於性學窓螢案雪孜孜日深一遇扃試各發其蓄膏沃

光熊觀其底蘊非徒掣一日之所長則茲之操觚呈藝於風簷之下者非即闈戰之先聲颺廷之發軔乎抑又思按部考試者所以觀學校之成也士必有質而後有文學貴明體而後達用今萃二州五縣四衛之俊於考藝之次旅進而羣廸之固將儲有用之才仰佐 聖朝思皇俊乂之選期望豈淺鮮哉昔李泰伯袁州學記推重於漸摩禮樂樹立忠孝深恥弄筆墨邀利達之陋習則余與陳君之銳意斯舉者實冀有魁人碩彥將來輩出於其中足上爲邦家之光而非止徵文字之美也陳君名家積學久歷塲屋稔悉士子之苦辛計工量材纖悉周至敬以事聞於大中丞虞山蔣公嘉與樂成振興彌力余既善其志勸功

敏士帖民安而并叙所以恢崇教術之意備書於石以爲萊人士勸凡七州縣之牧宰樂相佽助者例得列名於右方且以俟後之來者因時繕葺加惠於人文之地亦將有所徵信焉

即墨解圍記　范德顯

楊遇吉字晉生即墨庠生也歲甲申燕京失守土寇蜂起圍孤城被賊圍兩月困甚賊郭外樹柵二十餘聯絡三百里焚燹殆矣無復可通青沛之道者先是河北諸軍來援不克而還守道張公方督衆攻招邑賊楊威未下愚人屢追援使俱陷於賊無能達一聲聞衆謂事急矣安得智勇者冒圍求救乎遇吉請行遂能騎者二十三人於九月二十一日夜半發西門時方微雨天

色儳戱過吉從西河間渡遇賊圍數重出始舉砲以示城中成約也比旦抵泉州賊皆列戟相從遇吉戒衆騎勿譁覷其中有以劍代鎗者立而讓之曰何爲械也不備不速易者斬以狗賊衆伏息應諾安謂彼渠魁遊巡也過蠡山干町遇賊千總某紿之同行踰三舍斬之既抵河北哭於庭河北兵終不肯南以楊威突圍方圓自保故也戊申折而西至古縣鎮方朝食有劉生者被賊擄其妻孥去遇吉投箸而起率衆馳數里奪還劉謝以金珠不受而行己酉遇北掠賊有子生哭告曰聞君救劉生義士也沽尤左右不知君所從來疑君爲飛將軍其亟拯此一方以收爲北蔽不然河以北胥賊矣遇吉曰諾乃以二十三騎散

遍野爲疑兵賊懼而退因復折而北日已就瞑山道險隘馬不
能行皆擐甲徒步披荆攀葛陟巔降壑者數十里忽火光遍野
衆懼思伏匿過吉揮之遶火而東北明出谷口抵萊始知　皇
清已定鼎新院道奉簡受事曰遂告急院道發檄徵兵於膠州
柯鎮仍以十騎護之辛亥至高望山賊猶阻路衆示以新檄數
乃釋甲羅拜求招安壬子至紅蘭遇賊數百偵知爲密賊欲圍
來調攻壘之銳賊往援者過吉憤甚揮衆騎衝殺數人賊潰散
是夕抵膠聞柯鎮留圍密賊癸丑復至密投檄請兵時議欲破
密而後移兵者過吉固求不已乃得即日發轄守備統鐵騎百
李德齋統兵萬餘副之甲寅兵次欒村過吉乃先入理[illegible]

以解楊之忠也賚樓車以致君命而不能脫鄭國之囚曷若逵烈也匿蠟書以求鄰援而不能勝龍尾洲之戰遇吉出入縲紲如此其智勇爲何如耶十月乙卯朔兵至賊潰圍遂解於是合邑紳士咸德遇吉爲再造云

建萊府西倉記　　孔尙任

齊東三郡在全域東北三面環海而山島間之其藪澤中往往多事古稱難治地又斥鹵數苦饑　朝廷睠焉東顧者惟三郡爲甚未雨綢繆大臣責也乃悉以狀聞　上可其奏集廷議遂開事例爲儲穀計酌數之多寡萊應積米十五萬石若穀則倍之　令甫下急公者雲集未幾報溢則康熙之四十有六年也

時司其事者前郡守姚公際離視篆濟倅高公鉄核米之數收價代米發價購穀登之籍貯之倉盡已無煩後計而求民乃私憂曰前守購穀之籍多未銷者歛穀之倉多未備者是接事之累也儻非才賢其奚以肩刑部郎海寧陳公初來蒞事竟受其代曰是如索逋也持券責償孰不應乃按籍取之積累歲入者八九其餘非貧則頑矣曰是如輸稅也吾敢以私債談公耶乃力爲完之於是前守未銷之籍銷當收穀時吏白曰穀饒矣露積乎充官廨乎奪民之居據神之宇乎公曰吾已熟計之處豐舊倉度其隙地可增倉十八楹付金九百遂襄厥事吏又白曰穀饒矣風雨無時穀不待倉豈皆創造之能濟乎公曰吾又熟

計之有故宅在西門可充倉用償錢久不售我當如其值收併
千金而宅果得吏又白曰穀價矣宅屋五十七楹大半傾側意
且多費豈皆可充倉之用乎公曰吾更熟計之上漏者葺旁穿
者塞下溼者築而堅不足者當增其楹又付八百餘金而盡改
爲倉先後輸金以千計者將及三焉於是前守未備之倉廒事
竣報上官咸嘉與之欲　上聞而公遽遷秩去其時公方集衆飲
公酒而私喜曰我　皇上視天下爲一家衍圻籌畫計其緩急
豐歉數如指諸掌憫我萊人倍他郡故以倉儲爲敝亟我公奉
命來此肩前人未完之累人人爲憂者而公從容布算不遺
錙銖未嘗歛一錢勞一役而穀盈其額倉增其制譬老農之治

家也滌場闢藷室廬一草一茅索而綯之一穗一粒撥而藏之避其風雨逐其鼠雀不啻爲子若孫百千世計者是眞天子股肱而萊民之家翁也治萊五年凡爲國者無不舉爲民者無不興倉儲特治行之一事而亦精當若此治小有餘治大未有不足者公之能聲久徹　黼座我全東將有厚望焉區區萊民且無以失哺爲傷也

神槐記

陳[illegible]

萊署後堂有二槐其一龍蔥樾蔭猶常木耳其一則中剝外裂依倚垣墉問柯榦如屈鐵歷久不見枝葉之生以彼較此菀枯殊不類也余涖任之年忽抗莖垂條始之黝然以黑者繼且森

然以碧關歷五稔歲加茂焉心竊怪之究不解其何故一
之郡人則神槐之名由來舊矣夫物之久者雨露之所滋灌冰
霜之所摧折其骨愈堅其氣益聚不與凡卉爭一日之榮落故
能隨時自發斯其所以為神也與客有謂余者曰周禮外朝之
法三槐為公位君獨不記王文正之往事乎是可以為君賀或
曰槐為虛星之精其子能益壽梁庾肩吾服槐實年九十餘鬚
髮皆黑是可以為君祝或又曰春秋元命苞云槐之為言歸也
古者樹槐而聽訟於其下刑清政簡民乃歸心是可以為君頌
余竊自維如客所言余則何敢昔季武子有嘉樹韓宣子譽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然則余亦封殖焉以謝

客其可乎抑余更有感者秦范雎憂國柄之下移舉神叢以爲喻有悍少年請與樹博勝則藉其神三日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叢不勝而藉其神神遂以勿歸蔡之府史胥徒其爲悍少年也多矣倘一不慎而假手於若輩是藉其神也余每日由槐堂歷四知堂而後聽政所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非與用以自警而對越一無愧怍蓋神槐與有功焉彼悍少年者或以神不能通而反怪之槐飄然笑曰是蓋神其所神非吾之所謂神也

石瀨橋記　王懿

關梁皆政也政失而斷岸驚濤雖通都大邑不免爲剡山阪海

通謂膠治東南麻灣口石灘河舊沽水入海處元人又引膠萊
諸水注之輓粟東南達北海以貫幽燕流衆浸深木溯逆每
雨潦秋漲水結冬寒望巨浸汗漫嘆東西之人限畛域色沮者
日數百千輩而訖無議建而橋之者豈非其費繁其功鉅耶歷
往者河榮劉澤民嘗欠此願經度十餘年垂成而目以盲目盲
而功訖於無成而石落落而水湯湯過者又以嘆茲之果不易
橋也迺今俺遊京師二十餘年忽有自膠來者曰昔之石瀨河
今且橋矣蓋淵水龔公剌膠之三年百廢俱興次第而及是役
捐俸以倡諸善信而協鎮王公亦出重貲以佐之間又以公命
募諸商賈由是金錢大集焉至於糾工庀財一擇民之爲人信

服有知計者董役而自主之而不以屬吏以故人以不擾越三載而鴈齒鱗峋蝃蝀掩映屹然挹朝爽而東奔湍一時負販山海攬勝嶗嶸者岸無留賓而濟不濡軌落成之日首事者曰祈不佞爲記而壽諸石不佞竊意往來東山別墅時所開濬之遺烈覽洪流之浩渺未嘗不嘆更卌三四百年來無規是而橋之者而橋自茲始故樂爲誌其始末後之由茲橋者其以行者之逸而感作者之爲勞則公之德政不且與茲水俱長也哉

重修童府君廟記

周毓正

塋古不其舊封也自漢來以循吏著者稱童吳然吳爲膠東相塋半屬之童爲不其令其於塋爲尊故民之思之也亦最深城

南十里有山歸然世所傳府君馴虎處也復東南十餘里府君
墓在焉廟立其側秋菊春蘭奉者甚虔邑有水旱螟螣之災悉
往禱焉余嘗南行拜其墓於路左父老爲余言府君事甚誕妄
然無不欷歔泣下若目見其事而恨不以身遇之者會其前楹
傾圮將理新之因求文以記之史府君名恢字漢宗琅邪姑
幕人政成遷丹陽太守卒不吉歸葬不其史闕文與衣冠之所
藏與後之人封土以寄其思與余於是有感焉漢及今千六百
年矣向所謂不其者易名而墟又千餘年矣公子孫之居於其鄉
者其存亡不可知幸而存其轉徙流離又不知幾何世幾何地
矣即使當日者衣錦而歸埋魂故里異代之後城市變遷有欲

求斷碣殘壠之彷彿而不可得者而墨水一邱纍然千古豈非朱司農所云後世子孫之奉我不若桐鄉者耶蓋古之人其政入民之深而古之民久而不忘其上類如此又史稱府君以[illegible]化民囹圄空虛其美政當不可盡記而世多傳其馴虎一事謂有神術焉不知古之吏有虎渡河者有蝗不入境者有馴鱷魚之暴者積誠所格蠢無不孚是區區者固物感之常不足爲府君異也或曰昔有封使君者化虎食人識者呼其名則慚而去虎之暴蓋酷吏所化也聞府君之風其慚而去也固宜是說也余未敢信爲然然記有之苛政猛於虎今天下之爲封使君者不少矣安得如府君者數十輩黍錯天下而使眈眈者無爲吾

民毒也悲夫

修萊州府公署記　　周毓正

負北海包之萊西逾濰水東南盡黔陬下其東烟火相望萬家之邑也七領以鄉伯署治於掖考漢史楊伯起爲東萊守道都昌邑令饋金後人高之用其語顏治事之堂今所稱四知者也其前大廈爲太守南面地稍進則典客之館燕私之寢咸備表以郎門規度宏敞甲於諸郡歷年久遠雨蝕風剝蟲鼠蠹其中堅者腐剛者泐傾圮過半堂皇尤甚屬吏以事至皆受命於別楹過者疾趨凜凜若將壓焉蓋自明萬歷雖公修葺後百餘年矣

國家城池倉庫先農忠義之祠責在主者稍有損代者拒不

受署爲守土私非　功令所關雖極毀例不許請求術錢以縣
舉民弗堪也承流率屬文移紛拏胥抱牘而待署者積盈案等
非明且敏衡石不中程無暇問他事又近時官如傳舍竟不煩
黔倒私橐辦公務我任其勞後人坐而享之用是數十年來
賢守長率相顧惋嘆遷延歲月以其初日敗者輾轉相遺所在
皆是固不獨茲之一郡爲然也夫天下事當其始隙爾而漸之
甚易隙而未甚財不大費此人所共曉然往往至於大壞極敝
而不可收拾者徂目前之安而於有我之私也昔魯叔孫昭子
館於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豈爲一身逸豫計哉
時無久暫道無彼我古之人職思其居不敢偷安旦夕類如此

示政令所出萬姓之觀瞻係焉者哉癸丑春渠川嚴公以南宮高第自濵州牧來守此邦周覽中外慨然曰署至此何以官爲吾責也於是節冗費核贖鍰銖積寸累視所最急者先之卽於其冬十月修大堂次大門次儀門越明年昔所謂四卿堂者又二年政益簡財益節乃治內寢旁及周廬環衞之室腐者新之泐者易之傾且圮者扶之築之寧朴無華寧固無巧一瓦一椽授之直如蜀閬梓人坊人厚其稍視私家傭民取食者咸奔走焉蓋諏日鳩工農隙舉事凡六年而內外鉅細無弗整以飭者於是諸邑大夫皆賀請伐石誌不朽公曰修廢舉墜吏職也吾敢自爲功雖然後有同心者續而引之無使大壞極敝不可收

拾是所望也因手次其始末示正於濟南之講堂曰子其為我記之久之未報命而　璽書下晉公青登萊道且移憲署去正乃再拜颺言於衆曰甚哉天之造福於萊而為七邑生靈計至深遠也鄙人生下里不習郡掌故就見聞所及涖茲土者以十數或月計或歲遷久者三四裘葛耳公治聲流布屢登薦剡使早膺顯擢則工不必興即興且不完能保後之人不因循如前數公耶今役甫畢而　朝命至若前之遲公節鉞特以此事相屬而今乃為之酬其庸者是舉也吾將大書特書使後來者登公之堂休公之室思公之振衰起靡果於有為則必不以苟且隳庶績思公之設施有序從容觀成則必不以躁急失敗豈思

公之潔已奉公獨肩重任則必不以私欲擾閭左以公務累居

員是公之撫萊者雖六年而其流風餘範貽之典則者將無窮

極矣正部民也喜萊人之受賜而子若孫亦將借其庇也故不

敢以譾陋不文辭至公爲名卿後裔文譽噪一時其在萊興學

課士絕暮夜投比於關西夫子無愧色則有七邑士人之口碑

在且懼非公命作記意也

重修萊州府大堂記　　嚴有禧

考漢制郡守得有鈴閣聽事以雌黃塗之名曰黃堂蓋居師帥

之位綱紀一方統轄僚吏主德於是乎宣民情於是乎達禮樂

政教於是乎成昭體統而聳觀瞻堂之所繫綦重矣而以傳舍

視之可乎余以癸丑春遷守東萊甫下車坐堂上仰視榱棟傾側壁圮頹墮簷前搘以巨木數十株岌岌焉有不能朝夕勢夫萊故山左名郡自漢迄今賢太守之蹤不絕於代乃聽政之堂顧若是乎心竊怪之及稽郡乘自有明中葉郡守熊維垣公相繼修葺後距今百有餘年未有嗣之者宜其飄搖圮壞一至於此也嘗語不云乎署位之表也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余既奉天子命視篆此邦則斯堂也固太守承流宣化與吏民相見之地也顧任其敝壞而莫加修飾豈所以飭官方尊朝廷之典制哉爰出俸錢鳩工庀材命經歷王麟度司獄鍾兆龍董率其事於夏六月經始閱五旬而工竣雖楹與階不加廣而傾者葺之

缺者正之頹墮者皆有以補綴而整飾之庶幾哉體貌尊而觀瞻肅矣於是郡之士大夫相與慶於堂而頌予之功且曰願有記余曰是役也贊襄者羣吏趨事者庶民余何有焉顧獨念前人鄭重名堂之意 國家勤求吏治之心知其所繫綦重而不以傳舍遇之俾熊羅二公之休美相引於弗替并願與後之來仕茲土者共勗焉爰誌其大畧如此

重修四知堂記

嚴奇構

自古郡縣之吏以廉節著聲者代不乏人事亦班班可考然尤以關西楊公爲稱首觀其却金數語雖復暮夜倉猝一時矣曰而出之辭而嚴氣正性磊落光明心事如青天白日凜乎不可

犯余每讀公傳至此緬其高風勁節未嘗不流連往復私心嚮往者久之其後予遊宦四方見守令之公廨無不彙公語意額以四知以爲激濁揚清之標準乃益嘆千古之官箴已盡此數語而公之流風餘韻動人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萊郡故公之治所訟庭之後有巨室三楹顏曰四知堂此後人誌公之舊蹟其與世之希風取則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余猥以菲才蒙恩擢守此邦幸得步公之後塵而以其間考公勳業訪公遺愛每徘徊躑躅於斯堂之上慨然想見其爲人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雖去公已遠未由摹彷公之萬一然顧名思義奉爲師承以庶幾於無忝厥職倘亦公之靈所不我遐棄者乎按

武堂修於前守陳公之手時爲康熙己丑距今三十年棟宇墻垣都已頹圮剝落甚非所以壯觀瞻隆舊德也爰出俸錢搜賸鍰亟命工修葺之期於樸素堅好不事丹艧藻繪之飾所謂毋侈前人毋廢後觀如是而已既卒事僚屬見者咸請記其事於石余以謂修舉廢墜固官斯土者所宜有事亦何足誌惟顧念余生平所尊崇嚮往之人一旦得履其舊治溯音徽於千載之上歐文忠所謂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者皆有所依據以從事焉可不謂厚幸與此則余所爲執筆徬徨不能自已者也若夫世之論公者或謂天地一體不宜分爲二知又謂四者總屬一知因舉良知之說證之此庸妄者强作解事耳何足爲公辨哉

重修萊州府城東北角樓記　嚴有禧

萊城左枕溟渤右控青濟自明太守龍公易土爲磚建四大樓於城之上又於城之四隅各建一樓崇墉傑閣雄峙海濱形勢爲東邦之冠蓋距今已百餘年矣雍正癸丑余來守是邦甫下車檢閱郡乘慨然心儀龍公之偉績逾三日循例周視城池則見城之四門皆新加葺墍而四隅之樓東北隅獨圮詢諸僚屬則曰茲樓也舊貌神位其中爲嫗姁之象名生生閣予思東北方爲艮位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乾之德爲大生焉坤之德爲廣生焉　聖天子體好生之德以立民極羣牧守任旬宣之責以爲民表夫固欲使民相生相養於不

第也當年命名之義或者有取於是乎茲不具論惟是四時成歲所以奏亭毒之功也八卦成列所以見變化之能也古者建立國都必取象於天地今城隅有四而樓獨缺其一於規制為未備亦守土之責也然以涖事之初簿書坌集未遑及此越三載丙辰為 今上御極之元年德洋恩普民用大和而諸務亦次第就理乃首捐俸錢謀諸僚吏思仍其基而新之適乎度州牧陳君端來攝掖篆材能練敏用委以董築之役而司馬崔公參戎洪公暨州邑牧令咸樂為佽助郡之紳士亦爭有踴躍從事者庀材鳩工經始於三月之望不浹旬而功成民物聳瞻規模宏麗於是萊城之形勢依然如昔而龍公之績亦相継於弗

替矣後之官斯土者稽創造之深心鑒興復之微意時加修治毋廢前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是爲記

重修平度州明倫堂記　陳端

昔孟子論三代立學之意皆以明倫爲本而太史公傳儒林亦謂勸學修禮崇化厲賢本人倫以立教斯太平之原也然則倫之不明而欲使風俗茂美人才輩出其道無由余嘗考漢唐以來學校之盛衰不一然自明堂辟雍以及郡縣之學舍凡師生講習之地類無不以明倫二字額之匪獨招集生徒講求德行道藝於其中亦欲使履其地者顧名思義競相勸於倫紀之途而已我　國家重熙累洽雅意作人尤以學校爲首重故廟祀

之典極隆造士之法甚備而月之朔望日又俾有司與紳士庶
民並集明倫堂宣讀　聖訓講明而切究之由是普天率土莫
不鼓舞感奮大化翔洽風俗愈益醇人才愈益茂可不謂盛哉
余自辛亥歲承乏此邦謁廟後周覽泮宮見殿廡祠宇都整齊
閎壯鮮頹圮剝蝕之處惟明倫堂五楹僅存其二幾於風雨不
蔽詢之則前人已議修之値歲祲未果余時卽皇然引爲已任
顧以甫蒞事百務坌集亦未遑也閲二年庶政粗舉爰出俸錢
鳩工庀材仍其舊基而更建之又於甬道東西各闢一門以通
學舍舊有躍龍門亦重葺之經始於甲寅仲冬落成於明年三
月工旣竣學博士張君之鉅等屬余誌其事余謂修舉廢墜此

有司職耳固無足道惟是斯堂也髦士之蒸月吉之布於是乎在焉爲之顧名思義廣厲群倫以仰副 聖天子興賢育才化民成俗之至意媲美於唐虞三代之隆非有位者所宜共勗與乃不辭而爲之記既以自警且告後之來任斯土者

改建東萊遺愛祠記　王瀛　教授

從來守土之吏有功德於民者後之人謳思而不能忘輒相與搆祠奉之春秋俎豆之以寄其嚮慕無窮之意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固如是哉然當歷年久遠之後往往祠宇傾圮不能舉其禋祀苟非上之人希風前哲順民心之嚮往而振興之民雖有心而權與力未之逮亦付之悼歎而無可如何矣

萊遺祠凡數區若我師五賢諸祠皆已蕩廢無存惟郡治之東
尚有遺愛祠故址而蕪穢不治俎豆闕如卒無有過而問焉者
嗟乎此豈非謳思而不能忘者耶上下百餘年間陵夷至此吾
知萊民之相顧搤腕而冀幸其上也久矣今郡守嚴公下車之
始訪昔賢遺蹟即慨然引為已任越明年卜地海山書院捐俸
鼎新之易其額為遺愛祠爰稽往牒採衆議自漢以迄 國朝
凡官斯土而有功德於民者四十人置主於堂而合祀之曰揚
公震劉將軍鄭公道昭崔公挺王公昕鄭公述祖唐公貞休曹
公琥郭公勸張公撲宗公澤劉公秉恕王公文翰劉
公有誠陳公亮釆董公俊崔公恭段公堅薛公璘李公綮楊公

志學張公師載楊公起元曹公子朝劉公任龍公文明王公之爚李公鳴珂朱公萬年任公經王公夢弼薛公文周徐公大用楊公奇烈丁公蕙柴公望傅公澤澐李公燁任公之琦又增祀二人曰徐公從治謝公璉附祀二人曰楊公御蕃彭公有謨置四主於堂之後軒春秋有司將事同薦享焉由是數千百年之闕畧一朝而大備邦人悅是舉也奔走相告而來請記於余余惟晚近士大夫矯情干譽粉飾具文以塗一時之耳目甚或釀金以建生祠賦錢而樹頌碣當其憑權藉勢貢諛滿前非不謬然自以爲躋越流俗方駕古人也不轉瞬而灰飛燼滅無復存記其姓氏者而遺愛諸公無與於聲華歆艷人往風微之後

考其政績隆其秩祀自非其豐功駿德實有以淪浹乎人心者能若是乎然非我公之立心行事先後同揆亦未必能契之深衍之浹洽然有以慰我萊人也方今 聖明嗣統嚮用儒術以公才略之閎偉經術之醇深行將秉鈞樞軸霖雨蒼生佐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固知他日勳名之盛必不讓美於前人而萊人後此之撫甘棠而思遺愛者又寧有窮期也哉旣以諗於衆退而爲之記時乾隆丙辰正月望日也

北海書院造士記　馮文炌

國家興賢育材之典邑有庠社有學鼓舞造就靡所不至而省會之地又設書院以廣厲之於是守令之賢者仰承風旨亦各

選其地爲書院延師造士供修脯而勤考課絃誦之區多士彬彬蓋如此其盛也而要莫盛於東之北海書院北海書院者我憲副嚴公所修以造士者也先是郡守劉公承臬憲黃公之命築學舍於通判署基顏曰北海召生徒讀書其中置田百畝以贍給之則亦漸覩其盛矣居無何學徒雨散香火者竄踞其中院宇皆頹而贍田復私鬻其半僅有存者又以磽易沃莫可究詰於是書院之設遂名存而實亡矣癸丑歲公以名進士來守是邦甫下車即以振興文教爲已任顧視書院憮然者久之遂出俸金若干修廢補缺而一新其棟宇又檄查原田盡得役佃諸奸猾狀爲復其額如舊不敷則更爲捐倡以足士子膏火費

試生童簡諸邑中穎異沉潛之士而延名宿爲之師又不時親臨面試而甲乙之四年以來罔有倦色自是萊學爲之復盛旣而公遷憲副防兵海上猶時時與郡伯張公督課不少休今年夏文炌謁公萊署親見公暑汗被體手一卷召諸生批講提撕娓娓竟日若父師之訓子弟者然從旁窺之良用感泣嗟夫宓子鳴琴文翁化蜀緣經術以飾吏治良守令事耳若分藩大吏建牙吹角毋亦唯是從容坐鎭卽稱職守學校之事謙讓而未遑矣甚或尤任輕風敎爲數卷一循故事過此以往無復掛之齒頰者而公獨雅意作人始終肫切如此可不謂極盛者哉抑更有盛焉者方今書院半天下士子皷篋而來其始亦

爭自濯磨英英競爽及其敝也舍業而嬉或藉以博名譽通聲援及其甚者譁笑姑忌參商坌起蕩然無復敬業樂羣之風一旦入場屋則衿肘立見而擯後列歎孫山者皆是也今觀於萊之書院肄業者皆魚魚雅雅朝夕而暮屬大小試榜几題名者若而人豈非我公造就之勤漸摩之久有以底于極盛也耶茲戲與賢育才之道盛於　本朝盛於東萊而寔盛于公之北海書院自茲以往凡我萊士共相砥礪蔚爲國正世世無負我公作人之化也則尤盛之盛者矣謹拜手而爲之記

重修萊郡試院號舍記

徐鐸

庚申歲之四月余按試萊郡郡署守陳君端謁余請曰茲郡舊

[illegible]則合膳為之北平黃公督學時憫諸生冒[illegible]

濕也捐俸若干金創始之而三十年來浸尋剝蝕頹闕[illegible]

矣歷守巖公刻意修舉會督秋監司未果然每延見屬吏[illegible]

及之愛士之心款款也前守張君桐者廉慎有為善承監司[illegible]

華被令共勷厥事度西關外廢樓數間其材可倫鳩𣏐之半乃

足捐贖鍰益之各屬吏亦樂助有差鳩工於巳未九月不數旬

復黃公舊規請一言勒石勸來者嗣而葺之焉余謂士子者

國家之精神命脉也歲科兩試為進身之階風簷寸晷脩淡經

營萬一陰雨偶作上漏下濕必有不堪其苦者今監司守令亟

士如此則司衡者之宜公慎廉明崇四術敷五教以甄拔於其

也貲之外者當復何如哉爰不辭而爲之記